朝野輯要

二

太祖朝　文宗朝
定宗朝
太宗朝
世宗朝

3487
A651
v.2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朝野輯要卷之二

太祖康獻至仁啓運聖文神武正義光德大王諱　字　初諱　字　號

松軒 咸興本宮有手種松六株軒號以此 元至正乙亥誕降于永興黑石里 桓祖舊第今濬源殿 洪武二

十五年壬申七月十六日即位于松京壽昌宮時春秋五十八戊寅九月傳位于定

宗庚辰上尊號啓運神武永樂戊子五月二十四日昇遐于昌德宮廣延樓

在位七年在上王位十年壽七十四

皇朝賜謚康獻　肅宗癸亥加上謚號正義光德　睟容三本奉安于永

禧殿全州慶基殿永興濬源殿　有八子五女　健元陵 楊州儉岩山癸坐

妃承仁順聖神懿王后韓氏籍安邊密直副使贈門下領府事安川府院君卿女

元至正丁丑誕降封元信宅主洪武辛未昇遐于潛邸　太祖即位贈謚節妃

誕六男二女　齊陵 豐德栗村申坐

繼妃順元顯敬神德王后康氏籍谷山判三司事贈象山府院君允成女　太祖即位封顯妃洪武丙子八月十三日昇遐　顯宗己酉追上徽號順元顯敬　誕二男一女　貞陵 東門外初在皇華坊太宗己丑移葬

男定宗大王 序居二　懷安大君 芳幹 仕麗軍器少尹 兔山安置子孫禁錮

太宗大王 序居五　元尹芳衍

鎮安大君芳雨 仕麗禮儀判書不須開國避去咸陽早卒　撫安大君芳蕃 仕麗考功佐郎謚恭順 世宗朝以廣平為後

益安大君芳毅 仕麗神虎大將軍　宜安大君芳碩 仕麗軍器錄事謚昭悼 世宗朝以錦城為後 神德王后誕生

女慶信宮主 上黨府院君李薆改名佇　慶善宮主 青原尉沈悰并 神懿王后誕生

慶順宮主 神德王后誕生 與安君李濟附芳碩死　宜寧翁主 啓川尉李登

淑愼翁主　唐城尉洪海

壬申七月十七日上卽位於松京壽昌宮時久旱霈然下雨人心大悅●是月十三日定妃教以太祖監國事十六日克廉浚道傳等與誾璞仁沃奉傳國寶詣太祖邸填咽街巷大司憲閔開獨不悅歛首不言聞欲擊殺之●太宗力止之是日太祖閉門不納克廉等排門直入置寶廳上百官羅拜擊鼓呼萬歲十七日太祖幸壽昌宮百姓班迎太祖未至百官所立處下馬步入正殿卽位避御座而立楹內受羣臣賀乃教前朝大小臣僚仍舊視事遂還于邸夕召趙浚入臥內曰卿知漢文夜拜宋昌爲衛將之意乎仍拜侍中封平壤伯上嘗召諸勳臣置酒酒酣上曰寡人之至此卿等之力也相與敬慎期至萬歲可也道傳曰鮑叔牙曰願君無忘在莒時仲父毋忘在檻車時臣亦願殿下毋忘墜馬

時臣毋忘鎖頸時可也 上曰然命歌文德曲曰此卿所撰卿宜起舞仍賜裘衣○

上嘗謂羣臣曰若無南誾趙仁沃豈能成此大業○上嘗幸平州温泉駐駕野次與

金士衡南誾語及潛邸相得之情開國勳勞之事一盃酒相屬如舊時○李扶許

暖有不遜語南在爲大憲請鞫 上笑曰帝王之興不係世類明 皇帝亦以匹夫得

天下世類之說何足介意況偶與人語何必鞫問○裨官雜記曰鄭道傳奉使

咸鏡 太祖寄書外面曰三峯行次開坼中曰相別日久思想殊甚欲遣辛

中樞從閒行役崔兢適來備知動止稍自慰解茲將襦衣一領以備風露

領納爲幸李穡贊李節制處俱寄襦衣一領幸說與眷戀之意餘在辛中

樞春寒若時自保以旣邊功不具年月日松軒居士書○道傳撰諱說曰

從日從一日出之始也天日之昇其明廣照而陰翳消釋萬物照然此人君初政

之清明也○遣密直使韓尚質如京師告即位將朝鮮和寧等號聞達癸酉春 帝勅
曰朝鮮之稱美且来遠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遂定國號朝鮮先時
有早明之讖至是乃驗○初禑攻遼時停洪武年號我 太祖回軍放禑後復行洪武
年號時中國聞變上疏請征 帝欲親征卜宗廟致齋本國使適至乃罷齋乃我
太祖開國後陪臣安翊奉 聖旨洪武二十一年係那小國軍馬起將来打這中國我
這裏水路裏放幾隻船旱路裏放軍馬剋齊呵是来那時節李諱一發回去
如今得了王高麗改號朝鮮國自然天道朝鮮國王至誠云云○是年冬追
尊四代爲王令奉常寺造主○錄開國功臣益安大君芳毅等三十九人立碑記功
建閣圖形嫡長世襲載信書以賜之
癸酉春 上入耆社時春秋六十也 御講題壁賜耆英諸臣宴

白岳山南山為龍虎道傳難之曰帝王皆南面未聞東向也無學曰不從吾言吾言二百年當思吾言世傳新義相秘記之擇都漢陽者若信僧言則稍有延存之望若鄭姓人出而是非之則不過五世簒奪之禍生纔二百板蕩之亂至義相預知八百年之後若合符節豈非神僧耶義相入中国參知儼大師還本国刱浮石寺葉山石寺為法門宗主

○景福宮四門南光化北神武東建春西迎秋城都八門南崇禮北肅清東興仁西敦義東北惠化西北彰義東南光熙西南昭德又有水口門都城内外四十九坊皆道傳所名也道傳在壽昌坊被誅人以為讖盖道與盜同音也後改壽重

○遣陳奏使下宗係先是叛賊尹彝李初入中國誣國係為高麗逆臣李仁任之後中朝使賫祭海岳祝來中有李仁任之嗣某等語即為具奏卞誣文宗三年趙溫四自京師奏云 皇明祖訓云朝鮮国王係是仁任後之

又陳下蒙許改尚未昭示 中宗十四年李繼孟回得大明會典來本國註仁
任及子 太祖諱首尾弑王氏四王之又即其被誣事極逆使者朝廷薦副
提學李耔乃超嘉善大司憲與南袞韓忠奏下特降勅允所請三十四年
遣權撥任權又請勅曰會典所載他日他日續纂可無慮 明宗十二年遣
趙士秀十八年遣金澍禮部付若干文刊來使知改錄意 宣祖六年遣李後
白尹根壽八年遣洪聖民十年遣黃琳十四年遣金繼輝十七年遣黃廷彧勅曰已
詳載頒行之日差官賫送二十一年戊子謝恩使俞泓之回帝勅以會典本國載
錄一本付回己丑尹根壽得全帙以來遂告 廟以彝倫復叙告 文廟錄先
國勳凡首尾一百八十年使臣十一起乃得請 並見 宣祖廟
○是年遣我太宗奉表如京攷事撮要曰 帝以本國賫銀帛誘邊將下詔

責之我 太宗與南在趙胖如京 太宗敷奏詳明 帝優禮見待遣歸本國慵齋叢語曰 太祖以趙胖生長中原爲陳奏使 帝引見胖多所詰責對曰創業之主類皆應天何獨我國微及明事語用漢音 帝何知中國語對曰臣生長中國曾見陛下於脫〻軍中當時事一〻言之 帝下榻執手曰脫〻若在朕不至此卿乃朕之友也乃以客禮待之書朝鮮二字而送之○寂破錄曰慵齋叢話云〻許荷谷書之於海東野言而 太明太祖不在脫〻軍中胖無由得見余已書於紫海筆談矣洪武庚午恭讓王遣趙胖朝京下獄初而還我 太祖壬申即遣韓尚質如京師奏聞國號無遣趙胖之事慵齋於何聽聞而作此語荷谷亦取之何也國祖寶鑑亦曰甲戌 太宗與南在如京云〻

乙亥命鄭道傳撰進經國大典河崙更詳定名經濟六典 世宗朝折衷六典

著為經國大典 成宗朝有續錄 中宗朝有後續錄 肅宗朝有輯錄
通考 英宗朝有續大典
○改官制設二府都評議司掌國典三軍府掌軍政 定宗改二府為議政府
置左右議政後增置領
○建成均館于 文廟傍 ○芝峰說曰在昔 文廟之制中國塑像本國則位
版惟開城平壤安塑像 蓋麗時中國來也嘉靖詔毀塑像用栗木為
版我國二府塑像亦依中朝瘞之
丙子秋八月 神德薨 太祖悼念厝于城內皇華坊坊 陵號貞陵仍創舍利
閣每朝夕聞貞陵齋磬聲 後進水剌即今貞陵洞是也 太宗己丑移
葬于東門外興仁門創興寺舍 利閣高五層乃 太祖厝 神德而創也

燕山時廢爲司僕寺貞陵初不立廟祔主凡干 神德典禮率皆不舉歲月
既久山陵亦不知所在
宣廟辛巳德源民康純一呈訴自言判三司允成後孫請免軍役於是栗谷
始倡尊崇之議始審陵寢遍蹤峨嵯山下得之初欲陞祔一種之議引禮諸
侯不再娶禮無二嫡等語但依祧廟例寒食一祭而已 顯宗己酉判府事宋
時烈進曰 神德王后陵寢堙沒又未配食 太廟未知於禮如何 上曰神德王后
與他繼室不同時烈曰麗時有京外二妻故 太祖潛邸時 神德爲京妻矣至今不
配食 太廟誠爲欠典 神德陵寢不可不及時修改矣禮曹啓奉審則莎
土盡剝典墻皆頹而象設齋所基址宛然大臣許積鄭太和等議皆建
丁字閣安香廳典禮廳宋時烈又劉開國之初奸臣鄭道傳等密行邪

謀以致 太祖弊屣天位昭悼二公矢閑惟我 太宗堯傳舜受有辭後世惟 神
德陵寢之儀配侑之禮有闕此不過當時禮官不識禮意以致如此以至今日
清廟之上雖有朱絃疏越之樂玉瓚黃流之薦 太祖太王之靈想盡然傷嘆
赫然震怒 太宗太王亦必[illegible]縮不安憂遑罔措於陟降左右之際矣何幸今
日聖孝出天特命禮官 奉審貞陵守官齋舍次第營建然而廟享之義猶
且遲疑臣固知[illegible] 聖意有在而見今 太祖廟太學生蔡增老疏章則當時
廷尉之齊發其言甚詳又見權近所撰貞陵興天寺記文則 太祖太王悼念
追謚之意 高皇帝賜勅吊慰之典可知矣敢以纖納伏乞詳賜親覽特令禮
官並議廟享之儀嗣學李勉迪應教南以星校理尹深修撰洪圭國金萬重等
劉持平申最執義申命圭正言吳震翼等啓二品以上賓廳啓並請議定祔廟

之禮領相鄭太和判樞鄭致和等率百官遂日連啓宗室庭請獨領樞李景
奭力沮之領相鄭太和左相許積等啓亟與縉紳議以慰神人之答 上曰愼重之
意不可自是卿等之請至此依啓施行禮曹啓 神德王后追上徽号順元顯
敬又啓立主處収議領樞李景奭議告于陵寢而立主或可爲無於禮之
禮鄭太和許積議同左賛叅宋後吉議寔錄之 神德王后葬訖返魂
于仁安殿殿之舊基在於景福宮無疑 神德王后平生所御之處亦可想
矣設令其時因舊俗不立神主神已返於室堂不當更求於陵寢矣設幄
殿於景福之內奉題主而恐似得宜 傳曰依宋浚吉議爲之冬十月 神德王
后祔 太廟日驟雨人謂洗寃雨
丁丑夏權近回自京師鄭摠等被刑先是鄭摠等如京請誥命帝怒於進

表有回避字拘恐摠等又賀正表有戲侮字拘留使臣柳珣徵撰表人鄭道傳

道傳托疾權近自請行 帝見近怒稍解及近摠將辭近服賜服摠以新聞

康妃喪服素衣帝怒獨遣近還鞫摠等摠等懼而逃被執而刑金若恒盧

仁度以摠故并及之

戊寅秋八月芳碩亂作冊恭靖為世子初 太祖潛邸時 神懿神德為京外二妻

神懿薨後 神德為繼室 神懿誕六男 恭靖第二 太宗第五 神德生芳蕃

芳碩○東閣雜記曰 太祖嘗召裵克廉趙浚于內殿議建儲嗣克廉等曰

平時立嫡世亂先有功神德潛聽哭聲出外浚等退議曰康后必欲立己出芳蕃

狂悖遂請封芳碩為世子鄭道傳南誾李稷等附芳碩忌王子謀去之密啓

依 皇朝封王例分遣諸王子於各道 上不答因諭 太宗曰外間之議汝輩不可

不知宜戒慎之卜者安慎與謂道傳曰世子與母兄弟有天命者非一道傳曰當
除之謀未成 神德麗戊寅秋 上寢疾道傳托議移御召諸王子入內將以作
亂參判李茂亦其黨也洩其謀於 太宗義安君和亦密告時 太宗與諸兄
恒宿於勤政門外 元敬王后與其弟无疾議遣奴金小斤請來 太宗曰汝以吾
胸腹痛奔告則公當速來小斤奔告 太宗即還后及无疾密語良久
后涕泣執 太宗衣請勿詣闕 太宗拂衣出 元敬追及之外曰慎之慎之 后與
弟无咎无疾謀之兵杖鞍馬整備爲應變計 太宗既至闕小窗自內而
出曰 上欲避寓諸王子入內先是宮門皆設燈是夜無燈 太宗佯如廁思之
無奈何益安大君懷安大君呼曰請安請安將奈何 太宗曰吾兄弟立馬于
光化門外以待天命可也遣人召政丞趙浚金士衡等發方對卜者卜吉之違復

之乃来 太宗謂涘等曰公等不憂李氏社稷耶俄而朝士爭来赴 太宗使
涘等坐雲從街召集百官贊成柳曼殊與子原之来詣李茂此乃碩黨也
太宗命斬之散騎常侍卞仲良附芳碩至是乞曰吾歸心李氏矣 太宗曰彼口亦内也并斬之
太宗率武士覘之道傳匿其鄰判奉常閔富家富曰有皤腹者入我家軍人搜之
執詣 太宗前道傳仰曰活我當盡力輔佐 太宗曰爾既負王氏又欲負李氏耶并斬之
其子游泳亦被殺閭匿于彌勒院追兵殺之初道傳等會閭妾家明燈歡笑
李叔蕃故發矢落屋上繼火焚之道傳被執稷詐為從人登屋作救火狀得免宮中望見
火起芳碩之黨欲出軍登城覘之則自光化門至南山鐵騎彌滿以為神助懼不敢
出乙入直軍相率縋城而出勤政門以南一空黎明 上移御清涼亭涘等率百官啓道
傳閭等罪請改封 世子 上謂芳碩曰於汝便矣芳碩拜辭其妻顯嬪攀衣

號哭芳碩拂衣而出 上謂芳蕃曰世子已矣汝出去何妨興安君李濟在傍猶
按釰睥睨公主謂濟曰吾夫妻君歸靖安第則得生矣芳蕃出西門 太宗執手
汝不聽吾言以至於此好去好去都堂追殺之是日 恭靖以祈禱齋宿昭格殿聞變
徒步踰城入村家翌朝請之乃還將封世子 恭靖曰自開國至今日皆靖安功哉
不可爲世子靖安固辭遂冊恭靖爲世子◎初河崙善相人謂閔霽曰吾相人多
有如公二壻者仍請謁傾心事之慵霽爲設請曰崙爲忠淸觀察 太宗往餞
賓客滿座崙佯醉覆餅汚御衣 太宗怒起出崙謂座客曰王子怒矣須往謝
遂隨行入大門至內門 太宗疑之顧問曰何爲崙曰將有傾覆之患故覆盤所以告
之也於是引入寢室問計崙曰安山郡守李叔蕃章貞陵移安軍到此此人可屬
大事事成則召臣 太宗召叔蕃告之叔蕃遂奉 太宗章信女僕從及移安軍

圍景福宮 太宗張幕於南門外坐其中又設一幕人未知誰人之座及帝上來居其
中人皆知架不久作相矣○時叔蕃部分諸軍撲殺蕃碩等 太祖怒之孚宿衛出討及
爲大亂至有初戰大戰名同盡射凉傘之處云○稗官雜記曰時有南山伐石釘無餘
之誅未幾南誾道傳被誅南謂誾也釘與鄭同音謂道傳也餘俚釋與南誾
音相似謂鄭無南也
李叔蕃封安城君恃功驕傲欲任人官爵則書名小簡俾人奏之趙英敦義門內奏
塞門禁人奢侈日甚 太宗丙申杖流咸陽別墅優給伴倘於荐棘之中使享富
貴謏聞瑣錄曰叔蕃嘗以金帶贈都承旨金墩請得還墩欲受而難其請
每入朝摩挲其帶 世宗朝撰龍飛御天歌 上問詳知 先朝事墩以叔蕃對
召詣闕達官趨拜一人則政議也叔蕃設倚子坐見曰門下人也廢放十餘傲慢尚

如此撰訖還配㱔竟不敢受其帶叔蕃在貶常侈其妾白以稍節大怒斬之其悍

類是其子落托無賴日辦酒肉費盡家産飢窘而死

河崙字大臨號浩亭晉州人元隣子恭愍科麗密直提學入我朝爲佐命功臣

太宗朝領相 ○太祖昇遐三年奉命往北地審陵寢及 太祖真殿

夜夢 太祖責曰汝以何顔敢謁予手手批其頰崙驚覺患背瘡

回至定平卒

○慶順宮主乃芳碩同母出也嫁興安君李濟濟死芳碩亂 ○太祖親剃

宮主髮泫然流涕 太祖悼念二殤屢幸僧舍以資冥福 ○肅宗庚

申領事金壽恒陳白贈芳蕃撫安大君具之致祭

○是年九月 太祖禪位于定宗

庚辰 太祖東遊金剛山因地狩避于德源又如咸興御潛邸本宮過一橋名曰永濟
盖是不復還之意 太宗遣使問安冠盖相望 太祖見必殺之死者相續後稱往而
不還曰咸興差使 負之○五山說林曰成獨谷石璘自請往回天意騎白馬衣布衫至咸
興若過路下馬燃火爲炊飯狀 太祖望見使中官往見石璘以因事過行爲辭
太祖色變曰爾無宗爲爾君緩頰耶石璘曰臣若然則臣之子孫必喪目矣 太祖
信之而宮從此遂合後石璘長子至道自腹中而盲至道子龜齡及其子皆盲○朴承
樞謚狀曰朴淳自請行持子母馬入咸興望行在以其子繫樹騎其母以進子母鳴呼
徊徨良謁 太祖怪問之對曰母子不忍離微物亦有情矣一日與 上局戲適有鼠
抱子墮不相舍公推局伏泣 上許回鑾公即行在告歸 行在諸臣欲殺之 上度其行已度
龍興江授使者劒曰已渡江勿追也公病滞路中到江未及渡遂斬其腰 上大慟曰朴淳

余友子不食言決意還竄 公妻任氏及子昕皆自決死 太宗贈官又命畫半身以崇

爲時有詩半在江半在船之句 ○肅宗朝旌閭官其後孫浩遠 ○太宗欲請回鑾

不知所出或曰無學可能得之物色求無學請之無學詣咸興謁 太祖 太祖

怒曰汝爲遊說耶 無學笑曰貧道與 殿下相識幾年乎今將爲慰 殿下

來耳因留宿每言 太宗之短如此數十日 太祖信之後夜半說曰誠有罪矣然

殿下愛子已殲盡矣有此人若絶之 殿下 大業將屬之誰與付他人無寧與我宗屬願

三思之 太祖遂有回鑾之意 無學仍勸急還然 太祖不欲入城初度于逍遙山留

數月遂如豐壤築宮室居焉自是無學不知所終 太祖嘗問無學以將來事

對曰大王過豐之日事定身閑 太祖駐豐壤忽思無學之言曰無學果知今日

之事矣因遍索不得

英宗乙亥豊壤舊宅遺墟閣竪碑親書 太祖大王舊宅遺址八字

○遂賦篇曰 太祖自朔旋蹕 太宗扈郊河浩當備啓曰 上王怒不盡釋不可不慮遂

高桂宜用大木及 太宗進見 太祖怒形于色引滿而射之 太宗倉黃

倚于高桂矢中高桂 太祖笑曰天也乃以国寶授之曰汝之所欲也今而持去 太宗揮

涙而受遂開筵上壽崙等密以宗可親獻授中官以獻 太祖飲畢笑之由袖中出

如意置座曰莫非天也 太宗每五日一朝 太祖初射中桂再拉弓挂壁驚而觀之鼠咬

絃斷以為適然耳如是 太祖嘆曰天命有在遂止之○初月掩歲星熒惑入南斗

又入太微又歲星犯鬼積屍又太白入端門又太晝見是年有芳碩亂 上北狩之

戊子夏五月二十四日 太祖昇遐 太宗八年 ○太祖初以武擧進麗運中否哈丹紅巾閔先生潘元帥

日本諸賊東征西討積勞為侍中及捷雲峰射殺拔都有一毋造韓之語威化島

擧義回軍有木子得国之謠襄克廉等以天命所在人心所歸合辭勸進開
國以後野人酋長皆來服事被髮之俗盡襲衣冠帶琉球暹羅稱臣獻貢
嗚呼休哉○葬健元陵初 太祖以萬歲弓劍之地問於無學 無學卜一地曰 殿下
世世皆葬於此可也即健元陵也一說云定寧衛崔山君者世居其地甚富獻其宅
于 太祖曰此帝王因山之相 太祖受之遂改搆甲第於別處多給好田蓋崔山君所
獻之地即無學卜之也今有近地有崔將軍墓云云
宣廟時重峰疏 皇陵成祖以下諸陵都葬於都城外天壽山之陽陵前石物
比舊一様不敢侈大蓋群聖之心灼見地理之爲妄而皇孫之蕃延今幾千有七萬
東方之俗酷信風水及至大故則 嗣君諒闇卜兆占穴一推地官之言公卿輔
相不能措辭於其間故元健陵之傍因多佳穴搏擇楊高廣麗之地負參以後

至於萬世只就 先陵之傍定其壽穴一如 榮靖大王之命石象石物差少於創業之

時則 聖孝無窮矣 仁祖朝 仁穆王后山陵定於元陵左第一岡遲川上劄曰

麗朝始祖顯陵在於別處不許後王遍葬蓋始祖葬地福氣所鍾一有壞損

山氣漏泄福氣以滅也国初卜山術者以為健元陵處處明堂之二百年間 列聖

入葬獨有 顯陵而在於堂局外眼所不見之地其致謹始祖陵寢者豈無其

由乎 宣祖舍一岡而用三岡山家拘忌不可不審也○顯宗祖寧陵奉還後 肅宗癸

亥大菴劄曰太祖自定初無學占壽藏健元陵遂葬處至十二岡之多其為吉

地可知云云

○開國初楊州牧使辭朝自駕還給肅拜單蓋以城主待之云○俗傳山陵祭不用

肉饌者麗村黃相喜慮物力難繼定為素饌云晦隱集曰蓋不能脫去麗

李崇佛之習矣

○初太祖葬達濬源殿于永興 桓祖舊邸奉安 太祖粹容一日初昏有呼人

聲自殿中出守卒驚趍則火起竈仍得撲滅愚氓夜或騎牛過殿前輒昏倒

蛇蝎之屬向殿伏則自斃人皆異之 宣廟壬辰三月望祭健元陵 上有哽咽噫嘻之聲

有陵上而下盡一月不止倭寇至梵丁字閣火自滅賊懼有神乃去又雲峰八良峙

太祖射拔都至上斑血流而倭亂起異哉

肅宗癸亥奉朝賀宋時烈請追上 太祖尊號創畧尊號非古也自 世祖

朝立 宣祖又進大號 太祖創業功業之盛如何而以崇極之道反歉於二祖且追加

太祖以安二祖之心大臣二品以上三司會議以為崇極之道不在徽號字數多寡

上亦難之宋時烈又劄略以大明及本国徽號言之分明以多為貴且以位殿

所題見之尊號諡號錯陳間排無復整且以所題八字之內四字是尊號則
諡號只四字 列聖諡號皆字 太祖只四字有所不安矣哉 太祖之開國垂統
原基於威化 回軍大義如日星追今尊號諡號皆無此義臣意欲以昭義正倫等字
追上之之金壽恒金壽興閔鼎重議時烈劄既言昭字義回軍之意以領府事議見
有此申請所當依行之之文壽恒等諸臣議 定宗位號只是四字追上廟號既以加上
太宗諡號仍舊無加恐欠崇奉宜為一體追上 啓曰 太祖追上徽號事及 太宗諡
號一時加上誠為合禮朴世采獨以為 太祖 回軍假借大義以濟其私家為國而未必出於尊
周之誠心含冒正之 雖不敢指斥亦必表章主意徐宗泰亦以加上為宜不必加昭義正倫等字為
追上之端未知其如何遂上 太祖諡正義光德 太宗諡睿哲成烈○尤菴年譜曰先生
太祖尊號事屢與朴世采往復而終不回聽先生嘆曰和叔自以謂竊附於春秋誅貶之

鉞於曾先君之法而春秋乃聖人之權亦所以行天子之事也豈人人所可行而況我 聖祖本無可議乎嘗一造其廬其子恭殷以中國貶斥 太祖書示先生先生却之歸語杲幸含復見王雱

太祖朝

相臣錄

裵克廉 字星州人麗朝侍中元年壬申拜相星山伯謚貞節

趙浚 平壤人字明仲号松堂麗三司左使癸酉拜相平壤伯謚文忠

金士衡 字平甫安東人麗科癸酉拜相上洛伯謚翼元

鄭道傳 奉化人字宗之号三峰麗判三司使甲戌拜相奉化伯附芳碩誅死

勳臣錄 純忠奮義佐命開國功臣三十九人

一等

益安大君芳毅 太祖第三子謚安襄

裵克廉 趙浚 金士衡 并見上

李濟 太祖婿興安君附芳碩死

義安大君 太祖異母弟謚襄昭

鄭熙啓 慶州人字林君謚良敬 鷄

李之蘭 本姓佟名豆蘭北方人賜姓李貫北青封青海伯贊成謚襄烈

張思吉 安東人花山府院君

南誾 宜寧人麗密直使本朝吏曹典書謚剛武附芳碩死

趙仁沃 漢陽人漢山府院君

鄭摠 清州人字曼碩政堂文學西原君

鄭擢 見世宗相臣錄

南在 見太宗祖相臣錄

二等

尹虎 坡平君判三司謚靖度

金仁賛 楊根人益和君

趙英珪 漢陽人戶曹典書

李敏道 中原人賜本商州商山君謚直愍

趙溫 漢川府院君謚良節

趙胖 復興君謚肅魏

黄希碩 平海君謚襄武

洪吉旼 南陽君謚文景

劉敞 玉川府院君 諡文僖

趙狷 後封平壤府院君諡平簡辭不受職 遺識墓碑勿書朝鮮官

三等

金稛 鷄林君諡齊肅 金命元六代祖

安景恭 興寧府院君 諡良度

吳思忠 寧城府院君 諡恭僖

柳廷援 中樞府事 人

李舒 見太宗相臣錄

李稷 見太宗相臣錄

李敷 興原君 諡剛襄

李伯由 完城君 諡良厚

高呂 高城君

金輅 延城君 諡恭僖

韓尚敬 見太宗相臣錄

咸傅霖 東原君諡忠肅 八道伯

閔汝翼 驪州府院君 諡良敬

韓忠 清州人 上將軍

清白錄

安省 廣州人以一目差少故名省　禹玄寶 丹陽人麗臣忠貞公

廟庭配享

義安大君和　趙浚 見上

南在 見太宗相臣錄　李濟

李之蘭　南誾

趙仁沃 并見上

科錄

宋介臣等三十三人　金益精等三人

補遺

柳方善 瑞山人号泰齋國初進士主簿不幸遭家禍遂不第訓後進多出公卿徐居正韓明澮權擥皆其門人

申檣 高靈人號
巖軒

尹祥 醴泉人號別洞以縣吏登第
成均掌教胄名賢多出門下

宋喩 恩津人號雙清堂進士
克己子 後孫尤菴同春

玉沽 號凝溪掌令
安東精舍

定宗恭靖懿文莊武溫仁順孝大王諱　字　初諱　太祖第二男元至正丁酉

誕降于咸興歸州洞潛邸仕麗判密直司事　太祖開國封永安君洪武戊寅八月封

世子九月受禪建文庚辰十一月禪位于　太宗十一月上尊號仁文恭睿永樂己亥九

月二十六日昇遐于仁德宮在位二年在上王位十九年壽六十三　皇朝贈謚恭靖　肅宗

辛酉追上　廟號定宗加上謚懿文莊武有十五男八女　厚陵 豐德興教洞癸向

妃順德溫明莊懿安定王后金氏籍慶州判禮賓寺事贈左侍中天瑞女元至正乙

未誕降洪武戊寅封德妃建文庚辰上尊號順德永樂壬辰六月二十五日昇遐于仁德

宮壽五十八　肅宗辛酉追上徽號溫明莊懿 无育　厚陵 祔大王

男義平君元生 池氏出　順平君羣生 奇氏出

元尹義生　宣城君茂生 池氏出

從義君貴生 文氏出

守道正德生 淑儀尹氏出

德泉君亨生 池氏出

石保正福生

長川都正普生 尹氏出

茂林君善生 奇氏出

女

咸陽郡主 知敦寧朴賡

德川郡主 都護府使邊尚復

祥原郡主 大護軍趙孝山

仁川郡主 知敦寧李恒信

鎮南君終生 李氏出

林堰正祿生 尹氏出

任城正好生 池氏出

桃平君末生 池氏出

貞石都正隆生 淑儀奇氏出

淑慎翁主 判中樞金世敏

高城郡主 大護軍金瑚

郡主 司直李宗義

咸安郡主 都護使李寬植

戊寅秋九月 上受禪錄定社功臣義安大君和等十七人平道傳亂○慵齋叢話

曰朴三齋命錫少時與 蔡靖同衾而寢夢黃龍在傍顧視之乃 上也由是奇

之相友益好 上卽位寵幸隆重○置集賢殿○作楮貨令民用之麗時用銀甁爲貨

名曰闊口象我國地形狹而長也○褒贈鄭夢周領議政金若恒贊成○設厲祭壇令

各邑皆設○還都於京時漢陽宮闕草創民皆懷舊故也庚辰冬朴苞謀亂伏誅

流芳幹○東閣雜記曰朴苞自以功多反居下怏怏謀作亂抵懷安君芳幹第適雨

苞曰冬雨損道兵交於市宜愼之時赤祲見曰天有妖氣宜愼之懷安曰何以處之苞

曰不典兵護出入如前主之例上策也逃之荊蠻如太伯仲雍其次也芳幹又曰其次苞曰

不如擊而去之及芳幹擧兵義安君和完山君天祐告變及請應之靖安流涕

曰吾何顏見外人乎天祐抱靖安和被之以甲擁上馬李叔蕃先登力戰芳幹棄

弓矢而卧曰誘我者朴苞也時 太祖為上王在松京嘆曰彼如牛之人何至是乎豈
意目見禁庭喋血之變乎三韓多世家大族子甚愧焉先是書雲觀啓赤祲
見西北宗室中當有猛將出士大夫皆屬目請安又大星墜聲如雷大如盆八日而乱作
苞伏誅芳幹配兔山病死子孟宗善射時病不能發兵敗至 世宗朝因始啓賜死
○冊靖安為世子○東閣雜記曰朴苞亂平河崙等啓夢周之乱無靖安則大事
既不成道傳之乱無靖安則安有今日乎且以昨日覘之天意人心亦可知請早定
位號 恭靖曰予直以此分為世子遂冊靖安為世子乃入告 上王上王曰為之
而不可得不為亦不可得 謂 太宗曰汝既為嗣當勉之哉賜所御笠令進爵
極歡而罷命世子都督內外諸軍事遂稱世子府曰仁壽
○是年十一月禪位于 太宗鵝城雜記曰初 太祖將開大業每與 太宗潛議

恭定避不與焉 太祖呵責不忘其心跡無愧於伯夷矣及當危疑受禪居位盡逐諸
王子削髮為僧其慮患防微亦至矣 王妃金氏每因 太宗入見時諫于 上曰何不
觀其自乎宜速傳以安其心 恭靖從之以 上王居別宮 太宗盡友愛之道還諸
王子贈爵有次居閑十九年訓勅十八王子如寒士家子弟蓋我朝享如 恭靖者
無幾子孫衆多公卿多出其裔 梨川弘胄 鵝洲陽元 體素春英 皂軒景
爽是也世傳 恭靖后善謀有遠慮一日宮中火光照耀 上驚問其故后于
執跡言心已盡歸東宮 尚貪擁虛不知辭避之〻 上即下教諭以明朝傳
位之旨佐命諸臣李佇輩多有被甲已到宮門者聞命乃退云
○青坡劇談曰 恭靖宮有僅二月暮偶入苑中積蒭中得數百箇桃子
桃面火真紅九十月霜桃也進之 王大喜即薦文昭殿又進 太宗所 太宗大

書解衣賜進桃人即詣 上王宮獻桃共玩終夕大宴及秋 上王命故植菊明

年啓則桃皆爛爛○東閣雜記曰文昭殿 太祖既立 宗廟又置 啓聖殿以

奉 先王及 太祖昇遐後 仁昭殿改文昭 太宗原廟號廣孝各在都中 世宗朝

卜於宮城內建寢殿仍號文昭奉安 兩廟敎曰 既立 宗廟禮 太古所以神之也

又設 原廟專事平生所以親之也 聞韶錄曰文昭殿朝夕上食一依生殿而行

之自 世宗朝始 壬辰播遷只奉 廟社主行而 文昭位版瘞於潔地還

都後不更設 原廟

己亥秋九月二十六日昇遐即 世宗元年也○葬厚陵

肅宗辛酉九月追上恭靖諡號 諡文莊武 廟號定宗先是 正刊金錫

胄請追上廟號 讓大臣領府事 宋時烈曰 恭靖即位有讓德之意

以太宗謙退不承邑勉二十餘月其間供御尊臨未有加潜邸之舊 太宗懸其如此
雖承命遂其就閑之志未及昇遐 太宗體其平日謙抑不已以尊榮二號
强加陞降之時並及同陞 太廟獨享徽號之時則未有不安者矣此在今日追念
矣遂上謚號廟號○晦隱集曰 肅宗教曰恭靖無廟號此是闕典遂謚安
宗矣其後仍稱恭靖而安宗之謚廢不稱未知何故此載月汀謾錄頃年校
理吳道一請上謚遂上 定宗號既上謚而疊上典禮可謂無乱矣眉叟記曰
恭靖無廟號無文字可徵但有遺教傳聞而已此何可必信子孫宗廟三世而
止必有所以然○國朝寶鑑曰 睿宗朝命議恭靖廟號因大臣申叔舟等議
格不行寶鑑者 中宗朝昌化守長孫等疏言 睿宗朝定恭靖廟號熙宗
將俟世祖祔廟時并舉及 睿宗昇遐國家多故因循至今願遵 睿宗遺

志亟加 恭靖廟號命考宗錄禮官啓之 肅宗欲爲還止 成宗亦未及

舉不可輕議也

定宗朝

相臣錄

沈德符 字得之麗朝舊侍中本朝辭勳青城伯判門下

勳臣錄 推忠協贊靖亂定社功臣十七人 平道傳乱

一等

靖安君 太宗潜邸時

義安大君和

益安大君 見太祖勳臣錄

李佇 初名薆太祖婿上黨府院諡景肅

趙浚

金士衡 見太祖相臣錄

河崙

趙英茂 見太宗相臣錄

二等

李良佑 元桂子 太祖侄 完原府院 諡安昕

李福根 鎮安大君子 奉寧府院 諡安簡

李之蘭

張思吉

趙溫

金輅 并見太祖勳臣錄

鄭擢 見上世宗相臣案

李天佑 良佑弟 完山府院 諡良度

辛克禮 鷲山領君

廟庭配享

益安大君芳毅

文衡錄

權近 安東人 字可遠 號陽村

科錄

田可植等三人

太宗恭定聖德神功文武睿哲成烈光孝大王諱 字 太祖第五男元至

正丁未五月誕生於咸興歸州洞潛邸洪武壬戌辛禑朝進士癸亥文科壬申密

直提學 太祖開國後封靖安君建文庚辰封世子是年十一月受禪于

松京壽昌宮永樂戊戌八月禪位于 世宗十一月上尊號聖德神功壬寅五月十日

昇遐于泉達坊新宮在位十八年在上王位四年壽五十六 皇帝賜謚恭定 肅

宗癸亥加上謚睿哲成烈有十二男十七女 獻陵 廣州大母山乾坐

妃彰德昭烈元敬王后閔氏籍驪州左政丞驪興府院君霽女元至正乙巳誕

降于松京鐵洞私第洪武壬申封靖寧翁主建文庚辰封貞嬪是年 太宗即

位封貞妃永樂戊戌上尊號厚德庚子七月十日昇遐于壽康宮壽五十六 世宗

甲辰追上尊號彰德昭烈誕四男四女 ○ 厚陵 豊德

男世宗大王 序居二

讓寧大君禔

孝寧大君

誠寧大君種

敬寧君裶 金氏出

諴寧君䄄 信寧郡主辛氏出

溫寧君程 信寧郡主辛氏出

謹寧君襛 貞妃高氏出

惠寧君祉 安氏出

熙寧君袉 淑儀崔氏出

厚寧君衦 崔氏出

益寧君袳

女貞順公主 清平尉李伯剛

慶貞公主 平壤君趙大臨 浚子

慶安公主 吉昌君權跬 近子

貞善公主 宜寧君南暉

貞信翁主 信寧宮主辛氏出 鈴平尉尹季童

貞靜翁主 信寧宮主辛氏出 漢川尉趙瀞

貞憲翁主 懿嬪權氏出雲城君朴從愚
淑惠翁主 昭惠宮盧氏出星原尉李正寧

淑貞翁主 信寧宮主辛氏出日城尉鄭孝全
昭淑翁主 安氏出海平尉尹延命

昭善翁主 氏出柔川尉邊孝順
敬愼翁主 安氏出全義尉李梡

淑寧翁主 信寧宮主辛氏出坡城尉尹愚
淑順翁主 李氏出坡原尉尹坪

淑慶翁主 信寧宮主辛氏出坡平尉尹巖
淑謹翁主 信寧宮主辛氏出花川君權恭

淑安翁主 金氏出懷川尉黃裕

○上仕麗禮儀正郎知製教直提學初 太祖以家門未有業儒爲慊令 太宗就學孜孜讀書 神德嘆曰何不爲吾出乎 太祖嘗曰成吾志者必汝也遂登第 太祖拜謝感極流涕及拜提學 太祖喜甚令人讀官教至于再三○東閣雜記曰太宗在松都潛邸天欲曙有白龍見寢屋上燦爛蜿蜒頭向所御侍女金氏

見之膽人金小斤亦見之俄而雲霧晦冥不知所在○太祖三年帝以本國貢銀
布誘邊將怒令遼東毋納朝鮮使不得入而返五輩 帝諭送親男 太祖謂
太宗曰非汝莫能對 太宗請行人皆危之南在曰靖安有萬里行吾輩枕
死於此可乎請陪行成石璘作詩曰知子知臣睿鑑明畏天誠爲意生誠皆
定萬世朝鮮慶在此矣霖跋涉行及京師華人皆稱朝鮮世子過燕府時文
皇爲燕王禮待甚厚文皇亦朝京道遇停駕溫語良久 太宗至京數奏詳
明 帝優禮遣還命通朝路○東閣雜記曰 太祖五年寺丞于子等到國
倨慢無禮至 太宗即不覺下坐叩頭芳碩之黨皆不悅曰天子之使皆叩頭
於陪臣豈有此禮必有以也
庚辰冬上受禪錄佐命功臣李行等三十人朴苞亂也初 上平道傳亂時人皆

欲請於 太祖以為 世子上固讓及平朴苞亂河崙等請於恭靖封世子尋受禪
○東閣雜記曰初道傳閭等欲去諸王子請罷王子兵權 上盡燒宮中軍器及
變生倉卒賴 元敬王后潛備兵杖故冊封有曰能決策而提甲弼成宗社之功
玆獲紹於丕圖亦多資於內助後 上麗史柳氏事謂 世子曰定社之日汝母贊謀
甚多且與諸子整脩甲兵以待之此之柳氏提甲厥功尤大矣東閣雜記又曰道
傳之亂后托以腹痛請來 太宗密語定計又芳幹之亂 太宗即馬中蒯勵走會
來龕后意必戰敗欲自赴戰塲 太宗間死徒步而往俄而隣居淨祀婆音聞
捷來告乃止后閔霽女也
閔霽號溪隱 上元舅也闢異端罷淫祀盡撲顛噬大逐僧巫狀皆
謂无咎无疾等驕盈必誅後无咎无疾謫海島賜自盡即 太宗九年李茂

賜死獄也東閣記曰無咎無疾賜死後無恤無悔嘗因 元敬后有疾入闕
世子獨在無悔告曰吾兄無咎無疾豈謀反乎 世子生長吾家頗蒙恩德此言
傳播 太宗命付處尋因政府啓并賜死○朝野僉載曰芳幹之變無咎
等亦多有功而闔門被禍未知所坐何罪若犯逆則必不止此若驕橫不法則
似無同坐之人事未詳然唐宗不饒長孫出於明斷而 世子待渭陽之道近於薄矣
○筆苑雜記曰文皇登極眷遇我 上異數每語人國曰朕嘗見汝國王真天人也
嘗進貢馬有一馬班下列 上親閱命置於首 帝見之曰朝鮮王愛我誠矣首
進馬甚良矣 上語近臣曰擇駿馬辨人才不讓於古人○上幸益安大君第益
安久疾扶出跪泣 上亦下淚遂賜鞍馬膺子置酒曰無疾無煩見久坐欲
還益安曰 殿下幸臣家不易頗見臣醉臥 上當竟日益安扶立而舞 上亦

起舞

○河崙等上疏請改官制門下及評理司合爲議政府置三公贊成參郎舍爲司諫院革散騎常侍爲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爲獻納正言三軍府爲承樞掌軍務供奉改奉教直館改檢閱皆兼春秋殿中寺爲宗簿寺內侍府爲內資寺司憲中丞爲執義侍史爲掌令執端爲持平承旨爲代言六書典書爲判書以密直爲承樞府改諸道監務縣監○革麗末官不籍兵各點私兵隸牌記大將權近上疏請自今兵馬屬三軍府爲公家兵罷私兵私門直宿悉禁斷毋令私持兵跟隨○上謂禮判李膺曰后妃之貴封君非古也於是悉罷外戚封君者上論唐虞以後外戚用事之弊曰使外戚通籍宮中出入無妨非長久計宜制之於未然之前○上謂戶判李膺曰戶布雖爲軍需無故收民非法也周禮

宅不毛者有里布是勸農桑之意也○上聞禮賓寺以陳米養魚月費
十斗則不快曰米雖腐不猶愈於蔬菜乎人有飢而不能救何用養魚罷之
○命燒讖諱書 上曰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或踰時未葬以
爲某年某月某日犯某子某孫或至三年不葬俚俗無知不可不變吏判朴信
曰陰陽家葬書異論蜂起請悉除之 上曰漢光武之明猶惑圖讖是不明乎道
也我朝讖書木子走肖之說鄭道傳以爲此必好事者所作然竟從其事曰遂
上寶籙之典遷都之日河崙深信此書欲定都毋岳予獨不信乃定漢都然今
書雲觀陰陽書悉燒之○教曰水旱之灾人君不德所召今聚僧巫禱雨無乃
愧乎罷禱祀而修人事可也○上召金瞻曰璧上欲倣前代可法之事以備覲
省瞻曰周王門寢漢高獻壽 上皇周宣后諫晏起唐長孫皇后賀主明

臣直皆可畫也 命即畫壁○作户牌設升聞鼓○上以本國書籍鮮少
置鑄字隨所得印之遂用古註詩書左傳字鑄之名曰丁亥字我國鑄字始此
世宗又用善陰騭字鑄之字差大又命首陽大君範鉛爲字又命安平大君
書之名曰壬子字 世祖改壬子字命姜希顔書之名曰乙亥字乙酉名鄭蘭
宗書名曰乙酉字 成宗用歐陽集字鑄之名曰辛卯字又得綱目字鑄之名
曰癸丑字
○上曰衣食民生所重古有后夫人親蚕之禮自今宮中納麻枲以備紡績
上欲以學行義后夫人可法者教中宮世子嬪命書行義之要以進
乙酉復都漢陽 上以漢陽 太祖所都排羣議而還
戊子是年月犯歲星夏五月 太祖昇遐 上哀毁不聽政領相河崙等上

䟽曰諒闇之法殷周以前不能行惟高宗行之成王崩康王受群臣賀釋冕
反喪服漢文短喪唯晉武魏孝文周高祖獨行而軍國大事皆自聽斷宋
之真仁英神四宗皆賢主也外目皆行易月制內廷實行三年之喪乞依宋制
素服臨朝䟽上留中六曹百官上䟽竟不從○先是丙戌永樂 帝遣太監黃儼
迎銅佛于濟州○筆苑雜記曰佛至館儼欲上先拜佛後行禮 上曰自天朝至
則予當拜竟不拜丁亥又遣儼延取天宝山舍利至是 帝又遣儼勅選好女
以進書典書權執中女仁寧府尹任添年女恭安府判官李文命女中領護
軍呂貴真女副司正崔得霏女預選己丑又遣儼令更進好女選知宜州鄭
允厚女以送辛卯遣儼賜祭呂氏父貴真甲午譯官元閔生赴京回 聖旨皇
后崩後令汝國權妃管六宮事汝國呂氏請於高麗內官金良借砒礵

和胡桃茶以與權妃毒死朕已殺内官又用烙鐵烙呂氏一箇月殺了說與權永均知道永均權妃兄也丁酉譯官元閔生回自京奉聖旨今進的當女兒選宗簿副令黃河信女兒知淳昌郡事韓永矴女兒同黃儼等送盡 初永樂癸未今選進乾淨的後的火者即選羅進等三十五名送盡又乙酉令選精細中用的火者來即選 君鳳等八名送盡執饌婢十二名唱歌婢八名賫伽倻琴玄琴瑟笛簽送

世宗朝乙巳 洪熙皇帝遣小監金滿賜祭權氏兄永均丁未以宣德皇帝勅選工判成達生女摠制車指南女司正吳倘女司正安復志女護軍鄭孝忠女別司正崔瀰女司直盧從得女及選會做茶飯的婦女十名送進戊申以帝勅選淳昌郡事韓永矴女及副内的火者二名送進己酉帝遣少監金滿賜

餘于崔氏父得霖又遣内官君鳳選火者及會做々飯的婦女學樂的小妮子雁鳥狗等物又索豹大海青黃白雁鳥各二又遣太監永理辦善事女子乙卯正統皇帝遣内使金角送畢國婦女金黑等五十三人蓋先年以會做飯的選入京者也 世祖丙子景泰帝遣内官君鳳選火者以進即火者 上佐等九人送進 中宗辛巳正德帝勅令選進女子及火者正德帝崩嘉靖帝登極禮部移咨奉聖旨前勅内欲取人口都不必用自後無選女子

○上講武于豐海道次江陰雨雹震馬 上輟膳泣曰予以否德天變若是因是避位穰災云○以海州講武場許民耕命罷泰安講武場因論遠狩慮乘間窃發之患定京圻三所○命放馴象于順天獐島象不食水草逢人隕淚以啼監司以聞 上憐之命得而豢養初如不貴遠物仁愛及物可謂至矣

○嘗下敎示言禮郞鄭孝復上書曰功同而賞有高下從其貴賤也罪一而罰有輕
重以其疏親也賞〻何能勸罰〻何能懲哉屯田是萬民之所共惡女子非宮官之所宜
畜此而不禁何以爲國 上御筆批點擢拜獻納○郊隱鄭以吾文主赴試院夢得一
詩三級風雷魚變甲春一烟景馬又希顔雖云對偶元相敵那及龍門 上客名
變甲果擢魁武壯馬希顔云
奐變甲官直提學與申檣約曰吾等事君名遂須歸養老親及入集賢
殿即呈辭歸作詩曰謝病歸來一室幽荒凉草樹古池頭若余豈避功名者只
爲慈親不遠遊後申檣累官叅判謂公之子翰林孝聸曰余與乃翁約歸
養迺翁能決歸余則負約多慚云孝聸子世讓世恭
上嘗親試誠讀官河崙等所三人卷以進 上曰嘗依古焚香祝壯元故事

信手抽之乃權蹈也 上喜曰予每悼蹈父近之早世今得蹈爲壯元顧謂崙等

曰此榜乃予門生卿不得爲自家桃李也蹈後改名蹀

○金泮赴京有求題臭龍簇者題曰誰遣輕綃幅風濤雲霧濃錦鱗翻

碧海神物上青空潛見形雖異飛騰志則同若燒短尾▲攀附在天龍卒

人謂之燒短尾先生泮陽村門人號松亭爲大司成四年梅月即其門人也

吏郎金赭與兵郎(梁)蔡同入重試梁能之金豪俊梁屬成金曰汝以鄉生爲郎

官足矣奪卷改書名呈之遂擢壯元

○命幽權聰于崇禮門外初陽村近子踶尚公主生二子曰聃曰聰年十餘拜敦

寧直長一日仕衛上屋搏雀𣪊都正猝至未及避都正名入庭責之聃入詬

上笑曰汝官卑故也立名改官拜聃同知令及衛未罷視事都正大驚出迎

之聰初時 上愛之置膝上侍臣有影響者聰拔刀剔之群臣謂罪 上曰聰

罪當誅顧從諸公貸生可乎群臣頓首謝命迯于崇禮門外歲餘

上稱疾群臣入問 上曰余疾已漸諸公相見能幾日乎群臣皆泣 上亨有

孫聰病甚殺之畏朝廷不敢見因泣下群臣頓首請於 上之顛倒一世盖如此

○時江陵大關嶺山竹結實如眞麥人取為酒食饑饉和州有土如黃蠟作餅作粥

人免飢○時樂安海水泉吉州海水皆赤三日茂長浦水赤七日○命誅大司憲

孟思誠持平朴安信尋釋之朝野僉載曰時平壤君趙大臨從之子 上之婿

也服僭衣思誠等不啓而考訊之 上大怒將二人車載棄市思誠倉黃閃指安信

謂曰嘗以汝有志操何怯如此汝不聞車聲之轔轔乎使皂隷持尾筆書曰

數當千載應河清自謂君王至聖明有職不共甘受死恐君留殺諫臣名

使呈政院左相成石璘極諫遂杖流○趙大臨後爲仁海所欺發其圍景福
宮被鞫朴安信後官大提學謚貞肅子以昌小倜儻爲翰林初入新來困
侵不勝憤有陵座人謂之自許免身文宗二年以聖節使回到新安館夜半
拔佩刀自刺幾死書狀進見台老臣本無活名今以齎糧事犯禁何面見
上乎 上聞之慟然曰初不拿來衆議强請曰免從到今追悔不已賜賻米棺
槨
辛卯 命追正鄭道傳黃居正孫興宗罪廢爲庶人禁錮子孫○朝野僉
載曰初中朝太僕卿祝孟獻之還也李穡子孫以河崙權近所撰行狀暗囑孟
獻求銘於中朝至是孟獻以國子助教陳璉所撰碑文出送其文有恭讓
立開事者忌公不附己貶長湍等 上曰種善欲顯揚其親有何罪命諫院又

請崙近罪曰碑銘言用事忌公之指誰而言耶又言庚午誣以遣奚初于上國
繫公等數十人於清州鍛鍊成罪天也天雨以為公忠誠所感云鍛鍊成罪者又
指誰而言歟水災稽果有周公之德而致之歟請訊崙崙上書自下曰忌公者指
南誾鄭道傳而言也如縊殺李種學杖殺李崇仁等六七人之事此豈 太祖之所
知亂 上曰崇仁種學之事予曾不知即命罷數宰果教書使孫興宗體覆數使黃居
正承道傳誾嗾興宗杖種學不死縊殺之居正杖崇仁腰不死措載馬上馳送僧
邑而死 上曰興宗居正聽權臣嗾濫殺為辜汚 太祖好生之德當論以重律故
府啓種學崇仁皆高麗遺黨道傳等衛我社稷豈有他心 上曰非為種學
崇仁復讎也為天下萬世計也命道傳宗興居正廢為庶人子孫禁錮聞以開
國勳臣勿論

○禮曹以上元會樂章以夢金尺受寶籙爲首 上曰夢與圖讖之說豈可爲首

乃以覲天庭受明命爲首章 教曰寶籙之說予不信矣 一曰三奠三邑應滅三韓人謂三

奠爲道傳鄭摠鄭熈啓也熈啓無德無勳是果應時出乎 二曰李將軍劉走肖

大夫筆非衣君子智復定三韓 格人謂非衣是裴克廉克廉作相不久輔治

無効 乎皆應時乎 河崙等啓曰秘記云高麗都松岳四百八十年朝鮮都漢陽八千

載 高麗享年果驗秘記不可謂誣也 上曰 太祖開創起於天命人心縱無金尺寶

籙之異其不可創業乎 ○時有高麗宗室王庥有庶子在民間者知申事金

汝知以聞 上曰高麗宗姓不得保全非 太祖本意予欲保全遺裔意已定矣玉

川君劉敞曰 殿下今日之保宗社萬世之福也臺諫請誅王氏 上曰李氏有道

雖百王氏何爲患若無道雖非王氏其無代興者乎遂命王氏之裔從便居住

命載曰惟我 太宗克恢寬仁以垂彝則而諫臣乃復請誅當日臣子孰非麗朝之遺裔乎舞設新朝甘心反噬天理滅矣劉敞獨保全彝以順 聖敎豈不韙哉

是年 傳旨世敎衰微婦德不貞自今再嫁女子孫勿厠仕版 成宗乙巳始頒 大典初令改嫁女子孫勿齒東西班是歲大旱饑○芝峰類說曰此法始於成廟士夫家絶不改嫁雖謂之比屋可封可矣然有同抑勒恐非所以通行於天下者也然壬辰之變婦女自知以貞潔自守雖賤女亦罵賊而死豈非敎化所致也哉○

木菴集曰先生嘗與權炭翁書云夫死不嫁天經地義只是敎之以禮而已也不知今日之廢法纏之也洪千璟之妹以曖昧竟被刑戮云南宮具以御史之治獄不嚴輕至相戴於退溪令之思及其子孫先後三代之時果有此乎不以敎化只以刑法則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無也故令人家

奸穢之變例出於不忍言之地反不如嫁與無故之人此法果足以善俗乎盍回慮
李倫紀斁喪或有殺夫而適他者故不得已設此乃一時矯弊而已若娶妻數則
周公作禮何以制嫁母繼父之服乎且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其義一也何故而獨
嚴二夫之律乎同用一律則權陽村以下皆受重刑而今何不累及於子孫乎
乙未啓若代言除遞言庶孽子孫勿許 班正職以別嫡庶之分
成宗朝始頒大典有庶孽子孫勿許生進文武之法後姜希孟註曰子孫子
孫孫○李文元公曰我國立法不可曉者有二焉禁再嫁也錮庶孽也用人惟才
是用庶孽防塞前古所無法也趙文烈封事曰專防再嫁則范仲淹之才不
用於世專痼庶孽則李仲彪之徒又識子時吳忠貞公獻議曰庶孽禁
錮古今所未有之法宗禰方系僻之見也宋文正奏曰庶孽防限初非祖宗之

制出於中間也有才者抛棄可惜故臣嘗進言於榻前 上亦笑舊制之狹隘
矣○中宗朝趙靜庵主通清之論劉奏勤懇 宣祖朝趙重峰上封事柳
西厓劉請不拘門地 仁祖朝金仁源請痛革宿弊李梧里獻議請通
肅宗朝朴文純公請勿循常規斷以行之 顯宗朝大憲李袤疏畧我 宣祖
大王之教曰葵藿向日不擇傍枝人臣願忠豈必正嫡若以庶孽可稱者言之江右
人物伯仁爲首周浚之妾子周顗也桓石虔司空豁之賤產而威名振動漢之衛
青霍去病晉之裴秀陶侃阮孚唐之蘇頲杜羔李塑杜荀鶴宋之朱壽
昌韓琦范仲淹鄒志完陳瑩中胡寅由是觀之歷代之不錮庶孽可見東漢以下
江左及唐益尙門地而袁紹以婢妾子爲盟主漢之論閥只問本宗周顗與
毋族爲婚江右論閥不問外家云云○肅宗朝吏判崔錫鼎疏畧

仁祖朝居祖鳴吉請通而議廟堂許要不許清所謂要即戶刑工三曹也各寺
也吝宋翼弼之學術辛喜季之文章禹敬錫柳時蕃之才諝俱未展布可勝
惜哉又曰納米許通事初因凡姑之饑以助軍興今宜除納米之法云云○野史云
鄭道傳母乃私婢道傳爲大提學金江湖以前妻畢徵改娶他妻㙜凡枳清華
得司叉而畢齋以後妻之末子選玉堂若今日則貳妻之子豈能踐歷如畢
齋哉庶流可稱如暢庵金謹恭守岩朴枝華踽山朴洞清溪梁大樸適庵曺
伸龜峯宋翼弼潜溪李全仁蓀谷李達切齋鄭淡松溪權應仁石谷宋
尙敏姜校理佑李監正翻身魚學官叔權李郡守詹李権校勘似金壽全
李知伯之流或以經術或以文章無愧古人而泯滅而無聞也○國朝寶鑑曰
仁祖命議庶孽許通事備局啓曰太宗朝因給事中徐選之言有庶孽

勿叙顯官之法未嘗全然禁錮及 成宗朝須大典又有庶孽子孫勿許文武

生進法而曾孫亦無禁焉其後大典註解添子〻孫〻之語自此永世禁錮云

當新化不可無疏通良出至孫賤至曾并許通宜也從之

戊戌夏六月廢世子禔以忠寧大君爲世子○慵齋叢話曰讓寧爲世子淫於

酒色自設鳥械於階上方與書筵賓客對坐徘徊顧眄忽有鳥掛於械奔走

往取之鵝城君李來爲賓客到宮門外有内間有人作鷹鳥聲心知世子所爲曰即

下作鷹鳥聲非所當爲世子佯驚曰平生未見鷹鳥安得作鷹鳥聲來曰獵時臂

鷹鳥逐雉世子豈不見乎世子嘗曰若見鵝城君則頭痛心乱雖見於夢必有疾

○先是禔朝京完山君天佑及孟思誠許稠隨行帝待之厚至引陞龍床執

手慰諭親製七言長篇賜之留旬日六部輪遞對餞之至是以禔狎近小人李五

方其宗秀沉于酒色上書於 上多不遜語文武百官合辭請廢 上欲以禔長子為嗣皆曰立幼孫寧能保異日况廢父立子於禮如何請擇賢立之 上是寧好學不倦通達治體欲為世子群臣賀曰臣等所謂擇賢正指忠寧也即立為世子放禔于廣州為讓寧君讓寧之廢也黄喜李稷堅執不可獨柳廷顯贊成之○東閣雜記曰 世宗嘗幸東郊召致讓寧設宴慰之夕還宮讓寧歸利川謫所其子諟年長拜順平君居住城門承召而後入宮欲見大君則從啓告政院○披聞瑣錄曰 英廟時群臣論讓寧罪曰在東宮 太宗講武平康禮當拜送而辭以疾潛往於利川遊獵三日而還又溺於娼妓辭疾不侍宴又聞追鷹之後要取之代以他鷹又踰墻而出與儉少之徒挾彈彈燈為戲又有夜踰垣與少輩彈琵琶遊街上又每夜召李五方李法華等酣歌雜戲

又聞中樞使郭旋妾之美竊納宮中及廢黜放廣州踰垣竊出又嘗 太宗昇遐纔
二十日乃於利川縣舍請人耘田唱農歌曰樂哉又山陵方畢享其徒縱犬逐獐惡慝
上書曰𦍑逆君上請置之法不允 ○ 朝野僉駭載曰大惡元肅等論讓寧罪曰淫在己亥禔
逃隱上不知其死生跟尋乃得先王責禔曰讓寧行同禽獸然謀反之跡絶無故置諸近
地乃得如此行事如又犯法一從國家處置顧謂禔曰自汝出走予未知死生常流涕 主上
亦流涕使汝平安而諸子有故汝背如 主上之情愛乎如此責之其後 殿下凡其所欲曲意
從之而不爲自新其不忠之心見於言辭請下有司 上終不允 ○ 紫海筆談曰讓寧知
太宗意在 世宗即佯狂而讓之隨時韜晦沉浮取容上下各得其歡心 世宗亦尊愛無匹
入禁中置酒相樂讓寧喜獵 世宗屢命駕出迎於城外至情無間 光廟即位王子多被
戮而讓寧能以智自全人不爲讓位爲難以能全終始爲尤難 ○ 讓寧嘗呈告遊關西 英廟

申戒酒色讓寧受命而去 上命西宿如有大君所眄妓馳以上大君奉 聖教故勒女色使不
近前晋承 上命故募女妓之美者着素衣如村女樣示之讓寧見而悅之使縣從潛謀通
之題一詩曰明月不須窺繡枕曉風何事捲羅帷盖道其隱密之意也遂以馹騎京
上命習歌其詩及讓寧歸 上迎勞因問近邑與否對曰不敢有近 上笑曰兄能於花柳叢
中不染而歸予甚嘉尚方求得一佳姬以待矣仍設宴令妓歌其詩以侑之讓寧伏地惶
愧稱罪 上握手大笑以妓歸之生子不識母之鄉貫故命之曰考正定之交易李參議夏卽
其後也嘗與夫人園碁強請還退夫人曰君非考定正何為每每還退李怒曰何可技之戲
辱我先代乎是以李登籍以怒妻推栫為戲題云云○筆談又曰讓寧自少能文章陽若
自知書者雖 太宗亦不知其有文眈歲題僧軸曰山霞朝作飯蘿月夜為燈獨宿
孤岩下惟有塔一層○遂睡篇曰讓寧猖狂自恣放跡廣太伯云今崇禮門額三

字乃手跡宏爲磊落想見其人也壬辰亂遺失至先逸朝青坡舟橋書中夜之有

瑞光攫得乃其題額也○光廟嘗謂讓寧曰我之威武何如漢祖曰殿下雖威武必

不爾冠曰我之好佛何如梁武曰殿下雖好佛不必以麥爲犧曰我之拒諫何如唐宗曰殿下

雖好拒諫必殺張蘊古文聞征征野人事對曰千句之弩不爲鼷鼠發其所見亦奇

光廟嘗樂其詼而戲之讓寧雖以荒淫失德天資倜儻遊衍之外無他 看好善終

太平烟月 光廟扁其江亭曰榮福及卒命立祠號至德祠○許穆撰神道文述至德

祠記曰忠寧大君有聖德百姓歸心世子知之佯狂逃去以讓之三公率百官請廢之立忠寧爲

世子因放褆于廣州一時擬之太伯虞仲 莊憲王尊禮之封讓寧大君子謹順孝君太君以

壽終 上之元年右議政許穆白 上上問奉祀者子孫仁徵特除官命有司立廟南郊外謂之

至德祀○世宗朝讓寧妻著紫的衣見捉憲府掌吏大怒具陛受囑語禁吏勿告

上罷陞職施妄當律○世宗晩年屢浴温泉讓寧嘗於夏月使宮人扇之使寒 上辭
其趣送宮人以助其扇○秋江冷語曰孝寧信佛方拜合掌讓寧在傍糸而行酒孝寧
正色曰兄今日姑止酒肉讓寧笑曰僕受天之福甚厚若生為王兄死為佛兄不亦美乎孝蓋指
孝寧為佛也
是年秋八月 上禪位于 世子諸臣排闥呼哭請寢不允即移御于蓮池洞宮○上為上
王出御延禧宮猶自總軍政領相沈溫即 世宗國舅也兵曹偶以三日不稟直事是兵
判朴習沈溫亦入搆内命死藥 昭憲王后未及備儀使女擔轎至延禧脫簪席藁位
禱父命 太宗慰諭曰国法不可以私情撓也 后泣請願效緹縈 太宗笑曰国母豈
效匠婦乎命備儀還宮僉載曰一說此獄 宗廟等墻時擅發軍兵事遇伏集以為
推戴訟事未詳又一說沈溫時如京還渡江被逮流于水原賜死臨死曰世世與朴氏勿

為婚也訔以為左相朴訔於溫之死爲有言故深恨之有此遺言云盖都摠制沈泟卽溫之

弟也一日與兵判朴習語今之號令出於二處不如出於一之爲專其意盖以軍國大事必

禀於 上王故二處爲不便也 上王聞之震怒命鞫之告引蔓延十餘人兵判朴習誅叅判

姜尙仁轘之郞官金自溫李潍及沈泟幷斬其餘付處 上王以爲此豈獨沈泟之言必出

沈溫之意柳廷顯李稷皆言溫之不善朴訔亦曰沈溫以國舅當拜首相首相位尊不

任事左相例兼吏兵右相例兼戶刑慊其無權也欲得左相之位其貪利可見也及溫到

水原 上使人謂曰卿乃王妃之父只賜死云云沈家以此世世與朴氏不敢議婚獨縣令沈山陸

贅於朴門而亦無子女可恠也溫之死禁府請籍沒其妻子柳廷顯力請之乃命姑錄子

官案溫靑松伯德符子也靑松伯以開國爲將相三十年對客蕭然如文之雅士屢無

財子溫領相淙都尉皆遵父訓淸儉云東閣記曰 世宗朝議政李稷等啓曰今恭

妃子爲國母而母安氏爲官賤請還賜職牒 教曰沈温之死也議者以爲罪人女不可爲
王后 太宗曰是何言也恭妃萬無動搖之意後大妃曰恭妃之母賤籍須改之 太宗教曰
當改之事未施而遽賓天予雖知父王之志然未施行故不敢開說也大臣之言如此其削賤
籍給爵牒
辛丑冬尊 上爲聖德神功太上王即 世宗三年也
壬寅夏五月十日 上昇遐即 世宗四年也 上臨薨教曰田家每當是月旱災可念予
當啓佑上帝必應霈霖之至今每年是日例有雨俗號 太宗雨○筆苑記曰 太宗
惟幾之日不久不雨 上憂曰亢旱如此我死當告天降雨是日 上賓天而果大雨自後
是日無歲不雨歷二百年至 宣廟壬辰始不雨識者竊憂之○葬獻陵先是 世宗爲
大妃陵寢刱立僧舍 許稠李原朴訔言官請去寺刹建顯以爲不可 上曰此陵予百

世後所住地使緇徒近於傍於予心安乎健元陵建寺遂 太祖志也今山陵勿置寺

太宗朝

相臣錄

領 李舒 洪州人号藴翁字孟陽 麗相李祖開国再致仕

左 李居易 清州人字樂天号清虛 麗科佐命定社勳

左 閔霽 呂興人字仲晦号漁隱 麗科 太宗国舅謚文度

領 趙英茂 麗朝牧使開国定社 佐命勳漢山府院君

領 河崙 晋山人字大臨号浩亭 恭愍科定社佐命勳

左 李稷 星州人字虞廷号亨齋有文章 年十六登辛禑科開国定社謚文景

領 成石璘 昌寧人字子脩号獨谷恭愍科華法名世凡杖謚文景亭子路大提學石珚号 桑谷辛禑科禮判典文石瑢孫勝曾孫三問後孫聃年校理聃孫憐元号東洲 石珚子揜知樞柳贇成孫念祖漢判奉祖右相當孫侃任俔俔子世昌己卯名賢玄孫世昌大憲 子守琛聽松世有知名守琛節孝猶子運火谷聽松子渾号牛溪

右 李茂 丹陽人 字敦夫

權仲和 字容夫麗朝賛成本 朝醴泉伯謚文節

右 柳亮 文化人字明仲麗科 佐命勳謚忠敬

柳廷顯 文化人字 薩致 仕謚貞肅

朴訔 潘南人字仰止號釣隱 麗科佐命勳謚平度

韓尙敬 淸州人字叔慶號信齋 辛禑科開國勳謚文簡

領 **南在** 宜寧人初名謙誾之兄也恭愍科判典校寺事 太祖潛邸故交開國勳遜之外 太祖物色求之得 賜名在盖言其在也字敬之敬 是賜也號龜亭謚忠敬子智在先祖麗定宣南君甫癸宜寧外傳外裔黃瑄 宣廟時爲縣監有等子即見古塚累累意欲求之一夕夢遇官曰松下居吾可訪余武吾於若祖也黃驚求余武故吏餘百日夕南相公言若字訪吾居彼某發是世遂得之

沈溫 青松人字仲主德符子 世宗國舅 上王賜死謚安孝

檢校政丞 因祖宗鑑曰 定宗時權近啓曰置者除授或以添設典書陞檢校中樞中樞乃陞省字云檢校即權攝之名我祖檢校盻於此

成汝完 侍中昌寧府院君文靖公

慶補 淸州人 左相

李誠中 左相靖順公 李浣七代祖

權禧 安東人 左相

姜筮 晉州人號 左相

韓鈞 人 太宗兄舅

盧嵩 左相敬平公 盧守愼八代祖

勳臣錄 推忠奮義翊戴佐命功臣二十八人 太宗受禪後錄勳

一等

李佇 見定宗勳臣錄　河崙 見定宗勳臣錄

趙英茂 並見太宗相臣錄　辛克禮 見定宗勳臣錄

二等

李來 高麗正言存吾子鷄林君諡景節　義安君 見太祖勳臣錄

李天祐 見定宗勳臣錄

三等

成石璘 見太宗相臣錄　李淑 義城大君子完川君諡齊懿

李之蘭 見太祖勳臣錄　尹抵 漆原君諡貞肅

金英烈 義城君諡齊昭　尹坤 坡平君諡昭貞

朴訔 見太宗相臣錄

朴錫命 平陽君元宗祖謚文肅

馬天牧 力士長興府院謚忠靖

四等

趙温 見定宗勳臣錄

權近 見太宗主文

李原 見世宗相臣錄

李稷 見太宗相臣錄

柳亮 見太宗相臣錄

趙涓 見太宗相臣錄

金承霔 蔭平壤府院謚襄景

徐益 麻城君謚莊襄

洪恕 南陽君謚康襄

尹子當 漆原府院謚靖平

李升商 鷄林君謚恭懿

金定卿 蓮城君謚威靖

徐愈 利城君謚良景

李從茂 長川君謚襄厚

李膺 永陽君 謚貞孝

沈龜齡 豊山君 謚靖襄

延嗣宗 谷山府院 謚靖孝

韓珪 沔城府院 謚恭武

金宇 熙川君 謚襄靖

文彬 越川君 謚平翼

宋居信 礪山府院 謚忠靖

金德生 贈同樞 追錄

文衡錄

卞季良 密陽人號春亭 魁科文衡始此

清白錄

慶儀 清州人都節制

李之直 廣州人字平伯 遁村集子刑議

金若恒 光山君大成前朝掌令入本朝以表辭不恭 明太祖杖流還

朴瑞生 比安人 大憲

李伯持 龍仁人 判書

崔士儀 全州人判敦謚 襄度崔寬先祖

崔有慶 贊成諡平度崔錫鼎十代祖　李原 見上相臣錄

廟廷配享

河崙　趙英茂

鄭擢 並見上相臣錄　李天祐 完山府院諡良悼

李來 見上勳臣錄

科錄 始設武科取二十八人

趙末生等三十三人　權踶等二十五人

申曉等三十三人　俞勉等三十三人

鄭之澹等九人　卞季良等十人 親試

魚變甲等三十三人　韓忠些等三十三人

鄭麟趾等二十三人

補遺

趙末生 楊州人号華山啓生 家領樞 謚文康 **鄭陟** 号整庵文衡孝行始 請達長生殿造寺居

趙須 号月松堂司藝四佳主當上黨皆其門人 安平大君遺李白集須以手撫腹不受曰此中有 李白全集 上送一簇子一幢求詩 **須**奮筆一揮曰老子青泥正以亂虎爬

金鉤 博通經史尤邃性理與金泮 金泮同時遞授書監論人稱二金而嘗謚文長 **金泮** 大司成号松亭陽村門人為大成 四十年名公多出其門 謚文良

金末 中樞謚文長精於性理論人不倦無子嘗曰開于眼者 得隱報今無嗣豈非余学荒蕪不能德於人耶

朝野輯要卷之三

世宗莊憲英文睿武仁聖明孝大王諱 字 太宗第三男洪武丁丑四月十六日誕降于漢陽潛邸封忠寧大君永樂戊戌六月封世子八月受禪于景福宮勤政殿景泰庚午二月十七日昇遐于別洞永膺大君第 在位三十二年壽五十四 皇帝賜諡莊憲○定世室○有十八男四女○英陵 呂州西北城子坐初葬廣州 睿宗己丑移葬

妃宣仁齊聖昭憲王后沈氏籍青松領議政青松府院君安孝公溫女洪武乙亥誕降于楊州私第永樂封敬淑翁主丁酉封三韓國大夫人戊戌封敬嬪進封恭妃宣德壬子陞王妃正統丙寅三月二十四日昇遐于別宮壽五十二○文宗壬申追上尊號宣仁齊聖誕八男二女○英陵 祔大王葬

男文宗大王

世宗大王

安平大君瑢 癸酉賜死

廣平大君璵

平原大君琳

和義君瓔 令嬪姜氏出乙亥廢

義昌君玒 愼嬪金氏出

密城君琛 愼嬪金氏出

翼峴君璭 愼嬪金氏出

寧海君瑭 愼嬪金氏出

女貞昭公主 早卒

臨瀛大君璆

錦城大君瑜 丁丑賜死

永膺大君琰

桂陽君璔 愼嬪金氏出

漢南君𤥽 惠嬪楊氏出丁丑坐置

壽春君玹 惠嬪楊氏出

永豐君瑔 惠嬪楊氏出丁丑坐置

潭陽君璖 愼嬪金氏出

貞懿公主 延昌尉安孟聃

貞顯翁主 尚寢宋氏出錦川君尹師洛　貞安翁主 淑媛李氏出青城尉沈安義

戊戌秋八月 上禪位初 太宗妃元敬后嘗夢 太宗抱忠寧坐日輪中覺而異之未幾 太宗發禪忠寧為春宮至是即位○上在潛邸與大臣王子會宴濟川亭時赴舉士子渡江彌滿 上望見一儒生於稠衆中使人指云曰彼某色衣某樣人招來其人承命招來問其姓名對曰玄錫圭在嶺南某邑 上設威具以饋其人遠方跋涉衣襤褸形瘦憔悴座無不訝 上顧左右曰此間有壽子乎孝寧對曰孫兒瑞原方有壽子未婚而門戶不敵 上曰豪傑多出草野瑞原為然玄登第為名卿官參贊大聖人識見出尋常萬萬矣○上就東郊臺山構樂天亭為 上王遊幸所 恭靖避暑在廣津 上王與 上幸樂天亭邀 恭靖置酒

上王奉承甚恭 上王恭極歡而罷暮還 上王乘馬中路下馬謂河演曰予欲此馬馴良令
以遺 主上尚乘以歡以進謂演曰吾父子事歷代所無但恨不令兒山君見之因歔唏○上朝 上王
於樂天亭天使繼至兩上迎入置酒使者嘆曰 老殿下付托得人優遊境外可謂至樂 新殿
下盡忠盡孝果愜所聞仍誦古詩有錢難買子孫賢之句 上王就前謝曰今聞使臣之
語不覺下淚 上王誕辰 上率群臣上壽 上王謂卞季良曰子為國王至誠奉養為其父
而享之古今所罕之聞 上視事裁決當理曰吾付托得人遨遊山水間無有憂者天下唯吾
一人而已○元年李原朝京帝見而奇之曰黃影須宰相後須復來原字次山号容軒為首
相九年政務寬大不喜更張為臺諫所誣謫卒己亥夏五月對馬島倭犯邊遣領議政柳
廷顯參贊崔閏德長川君李從茂征之麗末倭寇充斥以沿海無防守也 太祖開國後
海港要害地置萬戶以水軍處置使領之倭變稍息至倭人寇從茂等雖大捷倭

亦畏威數元欲居三浦 上書其意許之慵齋叢話曰許稠亟諫曰倭奴難測豈有使
鱗介間我衣裳後日當爲巨患臨卒月三陳戒至今三浦有蔓延之弊人始服
其先見云 中宗庚午數陷熊川 遣柳聃年討之欽載曰 世宗討對馬島倭
時書諭島守都都熊瓦曰對馬爲島本是我國之境昔以其地甚小又在海中民不居
爲倭奴之無所歸者咸來投集以爲窟穴竊發劫掠我 太祖亦以恩信予紹大業尚
念都都熊瓦之父貞宗茂慕義輸誠無撓信使館舍以時許通商舶廩當米粟
運於馬島歲數萬餘石予之用心善亦勤矣不意忘恩背義自作禍胎受命遣將
進圍以待降附云云
是年始置集賢殿又建藏書閣于其北隨壁作架排以誌書以便披閱選文士十人
後增三十員又減二十員十人帶經筵十人帶書筵專任文翰朝夕飯討以尙官爲待客

隆待至矣得人甚盛白鵠巢集賢殿柳樹生雛皆白之鄭麟趾李思哲鄭昌孫
李季甸安止金末生申叔舟朴仲孫崔恒金淡李石亨尹子雲魚孝瞻盧叔仝梁誠
之成任李克堪李鳴謙金禮蒙盧思愼韓繼禧洪應李承召李坡李芮姜希
顔姜希孟徐居正朴楗崔善復趙瑾朴仲林朴彭年成三問河緯地李愷柳誠源
等一時隆顯及丙子禍罷集賢殿○任元濬嘗謫寧陽監司朴姓欲試強記
乃取官妓籍無慮五百人命公一寓目屏其籍使呼人之無一遺者而不亂其次朴歎
服上言此人不可多得顔延徵召 上即命召來命東宮以雲為題呼韻試之公即應
曰怡蕩三春後修揚萬里雲凌風千丈直映日五花文祥光凝玉殿瑞氣擁金門徒
得從龍日為霖佐聖君 上即命以白衣參集賢殿元濬官西河君判書至中
宗朝以壬洪父被誅

丙午上慮學士朝衛夕直不得講讀許暇讀書湖堂始此官給供具肆意

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醫藥卜筮該博貫澈作人之盛比之登瀛時辛碩祖以副学

守大提学

李石亨字伯玉号樗軒延城府院君謚文康父懷林夢白龍坼大石生公

青胞果衣之剖則肥黑有毛母林氏欲棄之懷林不從而育之臂有黑之如龜

有善事則夢龜繞身而行并魁生進連魁文科三場　上命宮女製三壯元詞

以備酒即拜右正言○金弘度進士及第連魁後入重試不製策飲酒曰比膝

不屈於人者矣今單應具入試吾恐作李延城蓋石亨一年三元重試第一也

○後孫廷龜明漢父子文衡貴盛時白領相時昉判書並勳封

成任字重卿号安齋獨谷曾孫官判書典文衡直兄逸齋侃字和仲修撰

慵齋俔字磬叔禮判安齊嘗謂慵齋曰国法五子登科榮親吾兄弟
只三人我登科重試拔英試俔登科汝登科重試拔英試過於吾也父母當
享榮未有國法可恨也○青坡劇談曰俔貌不揚集賢殿有會必邀為座
客由是士林貌醜者為座客者四寧錫圭貌醜以舍人詣一相宅婦人窺而笑之
成以翰林亦進婦女不覺失聲曰前日舍人雖醜而如人今日翰林不似人形安
得不笑 世祖嘗見成笑曰汝雖才貌甚醜他職則可承旨地匠必不可至今
謂成曰 御覽座客○子世淳號竹軒能詩十三夫俔子世昌右相
洪應號休休堂 成宗朝左相諡忠簡
姜希顔字景愚號仁齋說易齋碩德子官觀察使書畫詩具絶大
臣禍辭連成三問對曰希顔原不知此賢士宜留用以此得免○弟希孟

字景醇號思淑齋重試拔英登俊賢成晋城君謚文良生時出文集○

仁齋著養花小錄以寓经綸造化之意○希孟子龜孫右相謚肅憲

梁誠之號訥齋吏判典文 世宗嘗曰誠之予之諸葛亮也○晩節謝事尊董

篤肅然如野老

朴仲孫號默齋吏判

李承召號三灘重試禮判謚文簡○象村彙言曰 成廟追尊 德宗非禮

之正李承召倡追尊之議 成廟雖用其言而心醜之遂退官止二品

李邊官判院謚貞靖嘗為吏議有贈鵝肉者不受其長官已受饋公

曰此鶃鶃之肉乎

盧叔仝號松齋重試大憲清白自守 先廟以名論素重稱為故舊

着〻不以尋常

辛碩祖號淵氷堂守大提学謚文僖 嘗修史一下傣忽高聲曰辛碩祖將硯水來旋即慚低頭不能仰視公遽執手曰我亦少時妄發豈止此乎即呼對飲合服其量○公有詩集人問公孫上舍永僖曰可刊行乎曰我祖雖有文名家集無可傳者皎一門生詩云三十三而卒不幸同顏回此句外無佳作豈可刊行乎

秋江冷語曰姜菊塢景醇編晋山世稿揭祖父詩名人皆以此為孝辛上舍人以此為不孝 余以為孝也直述其祖乃孝假使巧言以譽寧不愧於冥〻乎

許誠官大提学謚恭簡○筆苑雜記曰公性執嘗為吏判人有請必反其意有朝官請官南道又授手安道有文士請華職乃授外教授興德寺僧一雲欲住斷俗寺誣曰永明寺欲住若斷俗寺事去矣數日批雲斷俗寺雲大笑曰老賊墮吾術中矣○公一日攬鏡愀然曰吾不知老之至此也許

職不出時年六十餘

○是年月掩太白七月元敬王后昇遐 上被髮徒跣呼痛數日不進膳 上王
旨泣勸時暑濕去床伏枕日夜呼慟左右密以油紙藉其下 上知之命撤去 上王
諭以易月之制 上曰三年之喪雖不敢請十三日而釋服誠所不忍 上王垂泣從之 上喪
期以壽康宮御正殿至于壬寅三月始受朝然至正誕日猶不受朝東閣記曰國初
山陵用石槨 元敬之喪 太宗勞民力令勿用全石以方石合成 世宗篤於孝思欲廢
全石 太宗親涖役所剖之。
辛丑冊封 世子時年八歲 敎曰八歲入學古制也宜擇日入學至成均館以儒服行束
脩禮遂爲定制 上於景會樓東構小屋覆以茅務從儉見戶外又有藁席
敎曰爲此乎非余命雖小物勿納於內建永寧殿禮曹啓曰宋建四祖廟於太廟奉

祧主今我 穆祖當遷乞依此例建別廟於宗廟號曰永寧殿 是年發諸道丁
夫三千餘萬名築都城 罷佛宇祈禱先是每歲杪遣人祈福于佛宇山川謂之年
終還願至是 上曰年終還願崇佛之端近者佛事罷之幾盡惟 先王先后忌齋
未忍卒革此則為富人祈福雖為獲福是為陋況無是理乎罷之至壬寅又罷經
行自麗時每春秋仲月聚僧誦般若經鳴鑼執旛香火導前巡行街巷以禳疾
厄二品以上命各行香謂之經行至是罷之至甲辰罷水陸齋 上曰功臣當 太祖太宗
忌辰就寺社設水陸齋雖是忠孝之意恐違禮經吏判許稠曰水陸本非禮之正
乃罷之
壬寅夏五月 太上疾篤移御新宮 上徒步以從藥餌及飯膳親自奉進通宵
侍側未嘗解衣交睫 禮陟後禮曹請易月制不從

丙午 上移御于西郊行禧宮翌年還御昌德宮

丁未命賜重試恩榮宴于禮曹以府院君趙消膂咸權彰押宴兵判黃象爲

赴宴官命代言金孟誠金赫宣醞翌日新恩進箋謝恩

己酉時蔚珍縣有荒唐船漂泊獲之凡十六名皆着青衣捲髮結於項以彩紅木錦

裹頭不着裙以青布裹下部乃琉球國人也○

建宗学選文行者爲博士以教宗親 慵齋叢話曰新設宗学順平君年四十不識

一字始讀孝經学官教開宗明義章第一七字君不能讀乃曰僕老鈍只受開宗

二字足矣遂於馬上讀不輟又謂僕曰汝亦不忘開宗以備吾病臨死呼妻子訣曰死

生大矣豈不関心但未離開宗学是大缺也○命鄭招撰農事集說頒于中外○

命許稠等詳定五儀禮 命百官行輪對

倉穀有在民未徵而虛錄者觀察黃喜請治守令 上曰凶歲此道失稔何暇糾
勿論○上親行養老宴於勤政殿二品以上殿內四品以上月臺五品以下至庶人殿庭
賜座老人陞殿時 上起立於座翌日 中宮宴老夫人于思政殿○始令四孟朔須
祿 抄民徙塞下謂之入居○始定田品五等歲分九等之法○東平聞見錄曰
世宗朝有一少娼寵冠後宮以微事上請 上曰女兒敢發干請之言由予啓寵
世此女幼而如此其可知也乃斥之○禮曹啓曰王妃歷代未嘗以號加之本朝 王妃稱
某妃 世子嬪稱某嬪有違於禮請依古禮只稱王妃世子嬪 允之
壬子野人犯邊初婆豬江野人李滿住等與楊木答兀結黨擄掠遼東被
虜民軍自永樂以後逃至我國者五百餘名 上解送京師野人因此含憤
侵擾北邊至是野人四百餘騎突入閭延擄掠人物○建州衛指揮李滿

住管下兀良哈千户列兒哈二人率被擄男女七名言到閭延倡言滿住等 聖旨捕土豹忽
刺溫兀狄哈等衆虜入閭延江界擄男女六十四口以還滿住截要路盡奪而留之乞遣人
率還癸酉正月滿住送還被擄男婦至江界○以崔潤德爲平安都節制率諸將往討
李滿住 敎曰婆猪之賊往在壬寅侵我閭延其後爲忽刺溫所逐失其窟穴乞住江邊國家
憐而許之今者殺掠邊民令滿住之書皆云忽刺溫所爲雖忽刺溫所爲寔此輩誘引爲
之也潤德與金孝誠李澄石洪師錫等幷進斬獲四百餘人班還陞潤德右議政○李滿住
送日乞和
甲寅始建置北邊六鎭咸吉道沿江久爲野人所據 上召群臣議曰 太祖置慶源府於
孔州 太宗置慶源於蘇多老其後韓興富郭承祐敗績 太宗設柵于富居站守之
今孟哥帖木兒一時而亡是天亡之時不可失況豆滿江天作之險合於大江爲池之意

意而定矣又諭左相孟思誠右相權軫議移兩鎮曰帝王重興之地 太宗嘗曰若胡人來居則便行斥逐勿使為賊窟今孔州之蘇多老為胡獵場斡木河當要衝合設巨鎮復還慶源府于蘇多老移寧北鎮于斡木河募民以實之以金宗瑞為咸吉道都巡問使往鎮撫之於是四境之地盡復之宗瑞母死馹召過百日命起復還任既設四鎮徙南民以實之一日夜宴反側之徒射中酒尊左右驚擾宗瑞自若曰奸人試我矣何能為哉 上嘗曰雖有寡人無宗瑞不足以辦此事雖有宗瑞無寡人不足以主此事○眉叟記曰鐵嶺以北豆滿江千餘里沃沮之域唐時靺鞨并沃沮自挹婁南至穢貊又有東沃沮南沃沮在穢貊外漢之滄海郡也挹婁肅慎氏別名也高麗初定女真拓地浸廣以鐵嶺為界女真靺鞨遺種高句麗部落

也 睿宗二年遣尹瓘吳延寵擊逐女真至先春嶺置九城曰咸州今咸興
曰英州曰雄州在吉州火串嶺下曰福州今端川曰宜州在定州公嶮鎮在會寧
江邊女真強四年悉還其地後柳仁兩復置和登長定預高文宜八州又
沒于元恭讓二年我 太祖定北邊至豆滿江置孔鏡吉端青洪河七州 太祖即
位以斡木河王弘所基置慶源府後女真寇邊移府於蘇多老女真復入寇
又移府於富居置寧北鎮於石幕以為塞 世宗十六年以金宗瑞為都節制使
孔鏡古地移寧北鎮於伯顏愁所復置慶源府於會叱家築孔州古邑城以豆
滿江為界斡木河今會寧府會叱家今慶源府石幕富居今富寧古邑
名石幕今富寧府龍城古鏡州北境寧北鎮今鏡城府皆肅慎氏之地也靺
鞨本靺鞨高句麗別種唐開之中稱渤海後為東契丹

乙卯春兀良哈二千七百騎來圍閭延郡守金允壽鎮撫李震水節制金成烈等領兵拒賊乃退翌日允壽率精騎追及於江賊三匿不見只百餘騎戰佯不勝走允壽知有伏不進秋野人渡江掠閭延金允壽等要路盡奪所掠頭畜財物都節制李蕆洪師錫等掃蕩野人部落獻捷

辛酉金宗瑞既開六鎮命宗瑞與體察使皇甫仁黜陟使鄭甲孫等沿邊行城藩胡之居在江內者有難一日盡逐故築長城于江邊凡江之內地在長城外者劃而與之富寧東踰嶺外諸處是也今爲茂山府○置茂昌閭延虞芮慈城四郡後 世祖元年罷四郡處其地青河以外兀良哈新種也

許稠字仲通號敬庵 麗朝科官議政 世宗朝卒謚文景○青坡劇談曰公遇父母忌服母夫人手縫幼時所衣碧色小團領俯伏致齋受業于陽村

歷事四朝憂國如家嘗侍豐壤離宮 上前呼稠桂眉謂 上曰先子柱石
稠感涕涕 太祖太宗忌辰功臣上寺設水陸齋以史判定禁之太祖初禮樂
散佚公皆遵古典陽村曰異日典禮我國者必先人也○靜庵集曰許相稠對
案兀坐夜半有偸兒入室盡取家貨許相不寢見其然若泥塑人盜去良久家人
始覺追之未及頗恨相公曰賊之有甚於先者來戰於心矣暇敬言止外
寇乎能之非業真亡之功如先○筆苑雜記曰公自幼瘦削傴僂嘗判禮曹定
上下服色截然有分市井輕薄子疾之甚号公瘦鷹宰相○慵齋叢
話曰公操心清厲人言許公平生不知陰陽事公笑曰我若不知陰陽訥訥從
何而生時有革州妓議人皆意公猶論之公笑曰男女人之大慾不可禁者若禁
之者奉命之使非義奪取私家女多陷於不義不可革也竟從之議 公偁氏

周以荆尹致仕家法甚嚴嘗病使之攝祀少有違舊例怒曰支子擅改是不
肖宗子拒不見公惶懼候門外累日方許見政府坐銘脩正謁下車問口步
入拜謁周每張燭待之公問曰府中公事何如處之周曰理當如是公退而書曰
人皇有賢父兄子謙恭 賢孫楷修撰死於 世祖靖亂 任輔臣丙辰丁巳錄
曰府尹誠禑之子也能文善琵琶退去村野騎牛蓑衣釣魚爲樂 成廟累召
爲承旨副以學士嘗終數年淹也南移江評曰誠壽士也有許氏風烈
黃喜字懼夫號厖村麗朝科領相謚翼成 初讓寧之廢公執不可坐謫
太宗嬬 上聞之搜閲瑣錄獻朝一日召黃喜至戴桶高頂笠穿碧色
麗布團領帶藍條兒詣政府自田野而至形貌厖然 獻廟曰喜前日請謫
耳此人不可棄即拜禮判未久入相丁母憂數月不出起復為相辭不從公

寬洪大度不拘細事每晨夕飧飯群兒來集除飯與之爭躁爭食公但笑之○青坡劇談曰公所幸小婢與小奴戲謔公輒笑一日家婢鬪鬨一婢笑曰某與我相抗極奸惡公曰汝言是也一婢又訴亦如之公曰汝言是也公之侄曰甚矣叔之矇曨也某如此某如彼某爲非某爲是公曰汝言亦是也讀書不掇終無分下一語少時見田夫以黃黑二牛耕問曰二牛孰勝田父不答追至路轉處密語曰黃勝公曰何不即言彼雖畜物亦解人語不忍長短於牛之所聞也公平生服膺不語人是非○筆苑雜記曰公謫七年閉門不接客熟讀韻書註目而已後年高於字書音義偏傍點畫百不一失○青坡劇談曰隣童接石有梨方熟落滿地公大聲呼侍人隣童謂將拿去公使侍人將梨以與隣童竟無一言李文康石亨狀元及第直拜正言來謁公命綱目題目俄而一惡婢

持小饌侍公座俯視文康謂公曰將進酒公徐曰姑安之婢立良久厲聲曰
何遲也公笑曰進之既進小童擎盞跣足挽公鬚蹈公衣攫食之公但
曰痛矣痛矣小童皆奴婢之子也嘗引僚佐議事方濡筆書牘有僕
溺其上公無怒色以手拭之而已公為相會于公廨金宗瑞為工判令工曹略
備酒果呈之公怒曰國家設禮賓寺者為三公也若虛腸則當令備來何
以私自辦乎置宗瑞於前歧責之公為相二十四年務從成憲從容鎮定
有大臣之體年九十聰明不衰孫曾男女六十九人簪綬盈門世共嘆美我賢
相以公及許稠為首黃公昔前朝舉人持諸議者以其少之公子守身號懦
夫以門蔭拜相功名富貴與南智相將當世無比云 上曰少者天興寺誦詩
兒亦特除副承旨赴司馬歷奮書曰澤民濟世非吾事不必平生作腐儒

後以門蔭拜相嘗曰男子不於紅紙上題名雖不足觀云公有寵於上
英廟後忽贈蹬上者金鶴老曰公無憂也乙酉必拜相及乙酉送賀使上私謂
具致寬等曰黃某不堪作相爲此行依相遂拜右相○淸江小說曰胡安公
守身烈成公致身翼成在時已爲當軸翼成居家寬柔然待
子弟甚嚴罕言笑一日胡安兄弟同在別閤雨雪驟下謀入內舍胡
安曰汝須見也烈成須直行翼成見之曰當此時弟若投於地則殆矣烈成
便投胡安於地雪中衣冠盡汚翼成怡然開笑兩相喜曰今日得大人一笑
幸矣○後孫進士辰殉節贈資成
孟思誠字誠之号東浦希道子麗朝科官至左相　世宗朝卒謚
文貞○廬墓啜粥三年階草不生植柏墓前有承綱而枯公痛泣承爲虎殺

人為孝感 筆苑雜記曰公年庚子嘗戲杙癸卯契 上問年公以實對契中以非同庚出之一時傳笑性解音律日吹玉笛三四聲閉門不接人無事者至洞口聞笛聲知公在嘗覲溫陽往來不入官騎牛簡僕從陽城振威兩倅候于長好院見騎牛過去人呵禁之公曰汝以溫陽孟古佛言之兩倅聞即驚出墜印於岸下渊後名其渊曰印沉渊嘗遇雨入龍仁旅院有一人先登樓上公入處一隅登樓者乃欲為錄事取才上來者也見公招與戲博約以公字堂字為問答公曰何以上京公其人曰為錄事取才上去堂公曰為差除其人曰嚇不堂後坐政府其人取才公曰何如公其人曰死去之堂諸宰問其故大笑竟為公錄事賴公力屢典州郡後稱公堂問笑 公家狹小時兵判以事進適雨漏衣冠盡濕還避語曰相公家如是

哉何以外廊爲遂撤之撤之廊云○戊寅記聞曰公夫人一日以新米飯進之
公曰何處得來夫人曰祿米甚陳不可食故借於隣家耳公嚬蹙曰既受祿當
食何事於借乎
河演字淵亮號敬齋謚文孝領相○筆苑記曰公嘗山嶺南相智爲亞
使行至晉州公嘆山川雲物之勝南曰山川雖勝品官甚惡公大笑人服其
量蓋公晉州人也爲詩奇僻筆法勁遒燕居焚香靜坐終日吟哦
柳寬改觀字夢思又敬夫號夏亭議政謚文貞公三韓大丞東遷之
後恭愍朝登第太宗錄原從功謝箋陳漢陽之勝定都漢陽居
相位三十年無異居制門藩雜花竹數叢而已青坡劇談曰公構第仁
門外不過數間太宗命繕工監夜設把子不令知之賜餼不絕公每

時享行祭飲福以盞豆小盤相傳爲安酒尾盃獨酵先飲一甌以次傳於席上○筆苑雜記曰公家嘗雨漏公手人傘庇雨顧夫人曰無傘之家何能耐夫人曰無傘之家有備矣公笑之○公位極人臣而有以匹夫人有來謁則六月赤足曳草履而出見之手鋤菜圃對客設酌濁酒一尾盃老婢以沙鍾進之而已○夏亭嘗戒子孫曰朋友固有通財之義愼勿干索世求而不得則在我缺望在彼愧恨之情自此躁矣是若不求之自若也○子季閑孫曉皆判書 世宗己酉卒 上出哭錦川橋

崔致雲字伯卿号釣隱官叅判○初野人犯邊公請奏聞豪準爲還論功賜田奴婢七箋固辭許稠曰此人非矯激實出中心宜準

其辭致雲還家欣然曰今日得免矣夫人曰辞 上之賜無福哉公嗜酒有
御札戒酒遂貼壁觀省每大醉而歸夫人必擡其頭指壁示之公於醉
中搶頭於床如謝罪狀竟以病酒卒○常命註無冤錄又命講解
律文凡斷疑獄必合議多所平反
崔潤德䉼谷人國初名將雲海子也官右相謚忠烈○青坡劇談
曰公以戴相爲平安都節制使公務之暇廳後種菘手鋤之有訴訟
者不知是公問相公何在公紿曰在某所入而改服聽決爲有一婦訴曰
虎殺夫公曰吾爲報仇跡虎射殺剖其腹取骨節裹以衣俻棺
埋之其婦感泣 討李滿住還 上親執爵賜之命 世子行酒命潤德
勿起擢拜右相○嘗持服單奴南下路由開寧三太守張幕會飲

曰服長者騎馬去也村氓也捽其奴問汝主誰也曰崔古佛也氓皆曰汝匿名
遂毆之奴曰古佛名潤德也皆大驚馳詣謝罪
鄭甲孫參判百鈞子也官參贊諡貞節 ○慵齋叢話公忠直慷
慨立朝有節嘗為大憲吏判河演參判崔府有請者人注官河崔皆
入侍公啓曰崔府不足數河演稍知事理而用非其人請竄之 上怡然兩解
之朝罷出外二公流汗謝將公徐笑曰各為職非敢害也呼錄事曰兩公
怕熱爾可持扇颺之嘗為北伯及還路見解榜子烏得中公奮罵
曰試官敢媚我乎烏也業未精豈可欺君竟黜試官 ○弟昌孫丙子
六臣告變錄勳拜相
○先是癸丑始作雅樂初秬黍生於海州磬石生於南陽 上分取秬黍

積分寸作磬聲音偕始正雅樂用於朝祭大提學朴堧等專掌之制作度數悉經 睿裁 上嘗打石磬召提學校正提學曰某律高一分更視之高律有杳泥合剔之提學曰律正矣人服其妙朴堧号蘭溪官大提學以孝命旌閭鄉人立祀○筆苑雜記曰 世宗制雅樂朴堧仰承沕合人皆曰堧爲 世宗制作之盛應期而生也青坡劇談曰大提學朴堧年四十落魄不遇以琴棋自隨隣家有飲爲事夜則引燈書時時横笛自娛後登第官通政還鄉到西原徵服宿州司彈琴數曲諸吏聚觀饋盛饌公恣爲歡讙每有樂輩掌美數三吏皆曰老翁中人也相與飲罷朝日通名於州牧使以下奔走謁諸吏大驚

甲寅始建長生殿前此国恤梓宮臨時取辦舍人鄭陟請預造壽宮

建長生殿大恤之制始無憾焉

戊午始造簡儀臺建欽敬閣置渾天儀定時圭表禁漏等器又建

小閣糊紙為山內設玉漏機輪以水激之作鼓人鍾人司晨玉女不用人力自

擊自行若神使然其制度皆出睿裁百工莫能測上旨惟護軍蔣

英實任承吻合

壬辰為燼 宣廟朝命李恒福製禁漏器簡儀渾象 顯宗朝命

李敏哲鑄銅為渾儀 肅宗朝建齊政閣命安重泰李時華等鑄

副件渾天儀 英宗朝建揆政閣于慶熙宮以安之又建閣于觀象監

藏国初石刻天文圖 御筆書扁欽敬閣

甲子有術者言請塞宮城北路城內造山校理魚孝瞻極言不可 上嘆嗟

遂誅術者言 上旨孝瞻葬父母能不用此乎鄭麟趾曰葬其父於家園側非惑地

理者也後孝瞻卒其子世謙葬於廣津亦不擇其地其家法然也

魚孝瞻字萬從判中樞諡文孝甲子世爲執義下上顧從以其事行府君堂祀

省曰府君何物也倘焚之青坡劉謨曰今吾通爲吏郎魚孝瞻爲校理亦一朝士設

宴邀吏郎魚不知何光就其茅齋設酌盃盤草草吾至主人進饌如猪肝等極

芳魚鄙其爲人著猪肝條曰吾亦吏胃肝也○魚辰孚君盼胆髓 世祖常歎

曰孝瞻純厚盼猜險○子世謙世恭

乙丑時 上不豫之而 世子承決機務同議于堂受朝參○上常思患渴侍醫云白

雄雞黃鵲鵝羊肉皆治渴請遂日供進 上旨宰有食本以栽物倘況羊非本國所産乎

不許之○上晩年以疾累浴温泉令成三問朴彭年申叔舟李塏崔恒等便服在駕前以備
顧問時甚榮之○上嘗寢疾内人言于巫祈禱成均館前儒生驅逐之史復以聞 上扶疾
起坐曰予嘗恐不能養士士氣如此予何憂也予疾似愈矣
丙寅御製訓民正音即諺文也 上以諸国各有書以記国語獨我国無之遂倣篆
籀製子母字命廷子設局禁中使申叔舟鄭麟趾成三問等撰定諺聲字初聲
十二字依梵字爲之時中国學士黄瓚謫遼東命三問等往復質問凡十三度
是年昭憲王后昇遐葬于英陵○上剏内佛堂公卿至儒生皆上書諫判中樞
李順蒙亦請政院論啓 傳曰文臣闢佛宜矣武宰何知佛法之是非乎今當爲
非故臣亦非之與本国所非之事 殿下何獨爲之慵齋叢話曰順蒙無知
武夫言自合理也○丙辰丁巳録曰 上晩年頗依佛事欲於僧舍親祭忌

辰持予許倜諫不聽即命吏隷打破御供以沮其行幸遂乏之送後上怒甚

乃出倜禍之旁蔭官至崇品

庚午時彗星出天市內尾長五六尺是月二月十七日 上昇遐○筆苑雜記曰己巳彗星出燕分日官奏於本国不干 世宗深以為憂曰我国同燕分安得不干予己巳正統帝陷北虜庚午世宗上賓同分之說近之○上自在潛邸好學不倦嘗有微恙猶讀書不已 太宗使小宦取去書袟及即位勵精文治高出百王手不釋卷嘗謂近臣曰予在宮中無有斂手閑坐時又曰予於書史過眼不忘好學聰明天性然也每日四夜脫衣平明受朝次視事次輪對次經筵寒暑不少懈終始如一敦睦友愛人無間言東北賓服境內晏然時稱堯舜鵠城雜記曰我朝禮樂法度皆 世宗所刱實東方聖主也但都中立圓覺寺好佛一事為白圭之瑕也靜庵集曰 世宗末年造內佛堂集賢學士極

諫不聽學士皆退歸集賢爲之空 世宗隨淚召黃喜謂曰集賢先生棄我而去將若之何 喜曰臣請諭遂遍往諸學士家懇請以來若非 世宗爲君 黃喜爲相君必以筆去爲發怒爲相者亦必不肯屈身遍請故 世宗之治至今稱之○葬英陵初葬廣州大母山 世祖朝有議非吉地當遷徐居正對以山水方位爲子孫禍福臣未知也遂止之至睿宗己丑遷于驪州城山秘記黃驪之地當有聖人葬之即英陵也流言果實言曰 太宗仁宗崩英陵悲慕有一妄識者曰能神術使死者復生英陵命識其術無效乃曰 太宗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牧丹無意復來人間 英宗知誕妄不深罪 世宗初喪有妖僧來獻是策識於他處無效虛偽無理文宗亦不之罪○搜聞瑣錄曰 英廟側室洪氏之兄有根嬖妾一寵常爲兼司僕入內則爲都別監職止五品其不除四品難於供內職也嘗承命出外郡其牢以扶

賊稍抑之洪即日還 上怒縶其宰未鞫之一日 上出幸見駕前馬蹇
問之乃洪自跨其馬以蹇馬代之也 上曰臺諫知之必請死罪慎毋洩勅步
還後始請罪 上宥之放棄終身金何善譯語 英宗寵之其爲判時狎
一娼鹿鳴見有一宗室宰爭曰吾先眄也 上曰如汝於國不足爲有無若金
何爲人所不爲之事承宰 上國不可無此人且金無子矣宜給此女爲妾後
金有服往娼家憲府摘之 上曰吾所賜也其勿論雖薄技曲藝 英廟
愛惜如是矣

世宗朝

相臣錄

左 李原 字次山号容軒年十五中麗進士十八登第仕佐命勳諡襄憲

右 柳寬 字敬夫初名觀号夏亭恭愍科諡文簡

左 孟思誠 字誠之号東浦辛禑科清白致仕諡文貞

右 鄭擢 字　号春谷麗朝科開国勳諡翼景

武左 崔潤德 諡貞烈

領 黃喜 長水人字懼夫号庬村恭讓科諡翼成

左 許稠 字仲通号敬庵麗科諡文敬

左 權軫 字希正麗科諡文貞

鄭文炯 号叟道傳曾孫

舊左 盧閈 字有鄰閔霽婿諡恭肅

領 皇甫仁 與金宗瑞同死見端宗朝

左 申槩 字子格号寅齋賜几杖諡文僖

舊左 南智 字　号　在孫諡忠簡

領 河演 字淵亮号敬齋致仕諡文孝

檢校政丞

朴可興 右議政 菁學公

李貴齡 左議政 康胡公

文衡錄

尹淮 字清卿號清香亭 宗子 兵判 諡文度

權踶 字仲安號止齋 子 贊成 諡文景

安止 字 號皐隱

鄭麟趾 見端宗相臣錄

讀書堂 上召集賢殿學士教曰爾等除其仕務各安於家 專心讀書 其讀書規模受大提學卞季良指畫

權採 生壯 右承

南秀文 字頤景號敬齋直 提叅贊 沃川祠

辛碩祖 字 號淵氷堂 生壯 吏判 諡文僖

申叔舟 見世祖相臣錄

朴彭年 字仁叟號 醉琴 兵判

成三問 字謹甫號梅 軒 重壯 承旨

河緯地 字天章 號丹溪

李塏 字清甫

李石亨 字伯玉号樗軒生進文三魁

清白錄

崔萬理 字子明副學　柳琰 惠孫子吏判

黃喜 見相臣錄　柳寬 仝上

孟思誠 仝上　柳謙 兵議

李石根 益平府院　閔不貪 參判

洪桂芳 參判　朴彭年 見上

李廷俌 監司　李知 判官

廟廷配享

黃喜 見相臣錄　崔潤德 仝上

許稠 全上　申槩 全上

李隨 兵判諡文靖世宗潛邸受學

科錄

曺尚治等三十三人　安崇善等三十三人

鄭穡等三十三人　南啓榮等二十人

許斯文等三十三人　崔恒等二十五人

李咸寧等三十三人　尹士明等九人親試

崔敬身等十人　李石亨等三十三人

李皎等八人　姜希孟等二十五人

李承召等三十三人

補遺

吳孝瞻 慶甲子判樞謚文孝

洪敬孫 号菊齋同知以詩鳴

洪逸童 号麻川同知善飲食

朴堧 号蘭溪提學曉音律與護軍蔣英實定雅樂

盧友明 号信古堂世宗朝判書咸陽鄉縣祠

權倫 号逍遙堂世宗朝大司成咸陽祠

成熺 号仁齋校理坐三臣事受刑

孫肇理 号勉齋户議

文宗恭順欽明仁肅光文聖孝大王諱　字　世宗第一男永樂甲午誕降于漢陽私第辛丑封　世子景泰庚午二月即位于別宮永膺大君第壬申五月十四日昇遐于景福宮千秋殿在位二年壽三十九　皇朝賜諡恭順有一男二女○顯陵楊州健元陵東岡癸坐

妃仁孝順惠顯王后權氏籍安東判漢陽府贈左議政專女永樂戊戌誕降于洪州合德里私第宣德辛亥選入東宮封承徽進封良娣初徽嬪金氏廢純嬪奉氏又廢丁巳封世子嬪辛酉七月二十四日昇遐于東宮之資善堂　文宗即位追冊　王妃　端宗甲戌追上尊號仁孝順惠誕一男一女○顯陵初葬安山昭陵中宗癸酉祔顯陵

男端宗大王

女敬惠公主 寧陽尉鄭悰
丁丑竄賜死
敬淑翁主 司則楊氏出
班城尉姜子順

庚午春二月 上即位篤愛兄弟同氣八公子長即 上次世祖又次安平臨瀛廣平平原錦城永膺皆大君也和義桂陽等又十人自 世宗朝教以義方嫡庶不紊朝夕定省鴈行如聯珠国人皆嘆麟趾之美 上數引接曰吾兄弟若在中国雖未逮王少說豈下於趙松雪乎嘆將不已 ○国朝謨烈曰 文宗友愛甚篤以永膺大君 世宗所鍾愛常欲以內帑珍宝贈之柔果上即位傾帑賜之 ○上久在承華沈潛學問月明人定或手携一卷步之集賢直廬與之問難時或三問等夜不敢解冠帶一日宵半意鶴駕不至脫衣欲臥忽聞戶外有履聲呼謹甫三問驚遑出拜 常出金橘一盤送于集賢殿橘盡盤中有御詩半草行詩云沉檀偏宜鼻脂膏偏宜口最愛洞庭橘香鼻

又香曰詩與筆皆絶宝諸學士欲模傳寫自內催入争扶盤不忍釋　上聖
學高明文章華美筆法神妙世傳千紅萬紫闘春風春盡都無一点紅之
句即御製也○黄州棘城癘疫遣官設祭集賢撰祭文　上改製曰理
不能純陽而有陰人不能長生而有死有来必有往有神必有鬼固體物
而不遺豈癘氣之無生無情之謂陰陽有情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
與言有情可以曉予惟水火養人而或有時傷人鬼神生人而或有時害
人然傷人者非水火也人也害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暑雨暘五味之食
天地養人之能事而人有失其調和則病乃作爲故知鬼神德處理一
天地全之癘氣寔非鬼神之作慝人自作孽然因一人之作孽傳染
浸廣使無辜隕歿豈非所謂天吏逸德玉石俱焚者耶予以凉德云云

天語渾成非詞臣所能到設答病息○上旣通性理之學發爲文章又好
子昂書法精妙入神又善觀天文精於候氣頻言雷動某時某方必驗
然不以雜藝留意謂近臣曰近觀近思錄所得頗多 太平閑語曰 文廟嘗
在東宮親臨講一生讀書盡傷之盡曰盡一生講詩殿屎之屎曰尾一生講
春秋鄭突之突曰突然一生講禮記檀弓曰檀木之弓自講書所後以制表述
取人擧業者不讀故遂定講議諸生相詬曰盡屎憂音弓突易名哿矣
三塲艱哉五經
辛未賜麻田高麗王廟殿号曰崇義殿以顯宗遠孫王循禮爲副使以奉其
祀野言別集曰竊謂 太祖雖有追悔史固無徵 太宗雖有赦宥恩禮未加
世宗文教畢擧獨闕此政責在當時臣子無足以闡揚 聖道也推其所自 太祖

太宗雖有悔恨不能正當日奸臣反噬之罪則劉敞一言微露其端而使我 太宗
朝刑章反有愧於南唐李氏之明治賊臣故 世宗群臣因此仍循無以告矣至
于 文宗克嗣 先音百年未行之典一朝快擧 孔聖曰善繼志善述事其謂我
文廟乎○申嚴度僧之禁○咸鏡道進甘露又有獻白雉白鵲者黃却之○
上親製陣法有分數形名結陣獨陣合陣連陣軍令章標大閱儀等篇置五
衛每衛各有五部每部各有四統衛有衛將部有部將其下又有統首隊正五
長大以統小小以承大條理具備五衛曰左衛此龍驤衛曰右衛此虎賁衛曰中衛
此義興衛曰前衛此忠佐衛曰後衛此忠順衛又族親衛屬同姓袒免異姓緦麻
忠義衛屬功臣子孫忠賛衛屬原初功臣子孫忠順衛屬異姓緦麻外六寸以
上親 王妃緦麻外六寸以上親○上諒闇後 聖體不常靡寧而過於憂勤

請間日視事　上曰君王聽斷則雖千年而不足不然雖一年亦足必須憂
勤不可自逸○上奉喪哀毀時患疽瘡未合大臣請暫休溫室不許每
朔望悲泣汍瀾左右莫敢仰視毀瘠欒棘竟至大漸
壬申夏五月十四日　上昇遐慵齋叢話曰議廟號欲用孝字以徧於
德故用文字　上天性至孝　世宗嗜櫻　上手植之滿宮皆櫻桃樹矣
明敎仁恕奉上逮下一以至誠貫徹經史通達古今尤深於性理之學至
於律曆聲歌皆極其精臨朝淵默望之儼然與羣臣言溫〻如在春
風中首廣言路旌別淑慝務農恤刑省浮費蠲逋欠○葬顯陵筆
苑雜記曰因山之役依三陵例將竪碑（建元陵碑權近制獻陵碑卞季良制英陵鄭麟趾製）議者以
爲帝王行事載國史不必如士大夫神道碑請罷之（後英陵遷昇時埋碑不用陵寢不立碑自顯陵始）

文宗朝

相臣錄

金宗瑞 號節齋體矮々々智世宗官奴椎殺

讀書堂錄

洪應 見成宗相臣錄

崔恒 見世祖相臣錄

朴元亨 上仝

金守温 字文良號乖崖領中謚文平

李永瑞

徐居正 見文衡錄

柳誠源 字太初司成

李克堪 廣州人號 字德輿刑判

李承召 字胤保號三灘文壯禮判謚文簡

姜希孟 字景醇號私淑謚文良贊成

許慥 詡子修撰六臣禍自縊

朴耆年 彭年弟修撰

李坡 字仲平号蘇隱 賛成謚文憲

廟廷配享

河演 見世宗 相臣錄

科錄

權擥等三十三人　洪應等四十人

補遺

尹子濚 人号厖軒 重試拔英試